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合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一

起十年六月盡十  
六年凡六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

貞元十年六月壬寅朔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薨其子殿中侍御史緘與抱真從甥元仲經謀祕不發喪詐爲抱真表求以職事授緘又詐爲其父書遣裨將陳榮詣王武俊假貨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厚善欲同獎王室耳豈與汝同惡邪聞乃公已亡敢不俟朝命而自立又敢告我況有求也使榮歸寄聲責緘昭義步軍都

虞侯王延貴汝州梁人也

梁縣漢晉屬河南郡後魏置汝北郡隋分置承休縣而梁縣仍故唐以承休縣

帶汝州故梁縣在其西南四十五里

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薨遣中使第五守進

往觀變且以軍事委王延貴守進至上黨

昭義軍治上黨

絨稱抱真有疾

不能見三日絨乃嚴兵詣守進守進謂之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

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宥發喪行服絨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

不許絨掌事諸君意何如莫對絨懼乃歸發喪以使印及管鑰授

監軍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趣絨赴東都元仲經出走延貴

悉歸罪於仲經捕斬之詔以延貴權知昭義軍事抱真字太元沈

澌多智計喜士聞世有賢者必欲與之遊雖小善皆卑禮厚幣數

千里邀致之至無足錄亦徐徐以禮謝遣曾天下稍無事乃飾藝

沼以自娛晚節又好方士以冀長生有孫季長者為抱真鍊金丹

給抱眞曰服之當白日飛昇抱眞惑之每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惟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能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豬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閒季長復曰垂欲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遂

薨

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淡羅棟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

印請復號南詔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爲冊南詔使

考異曰舊南詔傳十年入

月遣淡羅棟獻吐蕃印新傳曰異牟尋與吐蕃盟點蒼山敗吐蕃于神川明年六月冊異牟尋爲南詔王按實錄乃今年六月執舊書皆誤也韋皋奏狀皆稱雲南王而實淡羅南詔錄曰詔袁政冊異牟尋爲南詔蓋從其請南詔之名自此始也蠻語詔卽王也新傳云南詔王亦誤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

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謂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也又指老笛工

歌女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竽茲管聲二列

唐十部樂有竽

箏壘箏篋琵琶五絃橫笛笙簫篳篥篥篥毛員鼓都曇鼓候提鼓鞀雲鼓腰鼓撻鼓齊鼓具皆一銅鐵二舞者四人設五方童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綵謂之師子郎今喪亡略盡惟二人在耳滋

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敬承

使者之命

賜義武節度使張昇雲名茂昭

考異曰舊傳于其父孝忠卒時言改名年

代記在此年九月今從實錄

御史中丞穆贊按度支吏贓罪斐延齡欲出之

贊不從延齡譖之貶饒州別駕朝士畏延齡側目贊衛之子也

天寶

末安祿山反穆甯起兵于河北以討之

韋皋奏破吐蕃於峨和城

武德元年以漢靈陵縣地置義

州管内有峨和城

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貴爲昭義留後賜名虔休昭

義行軍司馬攝洺州刺史元誼聞虔休爲留後意不平表請以磁

邢洺別爲一鎮昭義精兵多在山東

昭義軍鎮潞州肅磁邢洺三州爲山東

誼厚資

以悅之上屢遣中使諭之不從臨洛守將夏侯仲宣以城歸虔休  
虔休遣磁州刺史馬正卿督裨將石定蕃等將兵五千擊洛州定  
蕃帥其眾二千叛歸諠正卿退還詔以諠爲饒州刺史諠不行虔

休自將兵攻之引洛水以灌城 黃少卿陷欽橫潯貴等州攻孫

公器於邕州 九月王虔休破元諠兵進拔雞澤

雞澤漢廣平縣地武德四年置

雞澤縣屬洛州九城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闕員請且勿

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齡曰  
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  
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  
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眾所不敢言亦未  
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

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其略曰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培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詐服讒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隕行相事

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豫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此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嚴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其迹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也不可以不除迹

其姦蠹日長月滋陰視者固未盡彰敗露者尤難悉數今請相舉

數事用明欺罔大端陛下若忘其負謫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日之內遲銜功能奏稱旬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贖別庫以爲羨餘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宏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旬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敕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輿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愧直天子轍下雷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斂怨于人欺



天陷君遠，邈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大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馮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句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于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又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竝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卽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竊稱每月申奏，皆是在數中。請令推諱足驗。姦詐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辯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令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

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校問又不令檢奏辯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置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爭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于左藏之內增建六庫之名意欲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其取之于人不足乃資之于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

欠妄云察復姦賊總計緝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放數或準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免填納或沒入唐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竝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問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羨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于方岳買愁怨于蒸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會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既沮于四方愴態復行于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謀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

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迫估價計其所折卽更下徵重困疲毗展轉流弊旣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于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旣以折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事多矛盾交駭物窮邊疆夫痛憤切于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于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賸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置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救度支令貯軍食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歲之儲循環轉

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  
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缺  
乏希顏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  
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迹軍城  
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  
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爲熾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  
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總轄  
于庶官外敷化于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爲人  
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  
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爲吏部尙書壅于私庭銓集  
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爲辭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于夙興

多調會朝之禮徇其鄙次大隳省者之儀徙郡曹于闔里視公事于私第盡室飮官廚之饌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夫就視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于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鬪鬪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恣欲慢官虐民敦法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爲股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蒞之以勤肅者鮮能稱職而延齡以素本僻戾之質加以以狂躁滿盈旣憊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于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

屢爲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于節將交私匪止于苞苴威福潛移乃至于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而延齡憑寵作威恃恩縱暴侵刻軍鎮匱乏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臆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媿事悉加誣匹夫見陵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于麾下憤恥于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爲國聚斂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違于兇懷氣吞等夷隸畜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爲屈棖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慄

憚人之狂險乃至于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子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則遂于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恆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稊積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廢輟莖官廚待然告闕頻煩于聖聰微



催絡繹于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  
狽率以爲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外繆觸緒  
皆然臣愚以爲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  
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  
聽覽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  
時不爲又難以備陳也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  
蒙蔽者或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  
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彊直可肅茲欺以  
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眾議而收其獨行假  
殊寵而冀其大成臣竊以爲過矣昔胡亥偏信趙高卒至顛覆趙  
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臣謂鹿之與馬物類

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後代嗟訥又甚趙高者乎斯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爲過者良有

以也今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

左傳

無字曰王臣公大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

卓卓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誼譁談議億萬爲徒能

以上言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眾浮沈免貽厚責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十二月王虔休乘冰合度壕急攻洛州元

誼出兵擊之虔休不勝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太半 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大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裴延齡日短

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

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贊贊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贊罷爲太子賓客考異曰韓愈順宗實錄曰臨宗在位稍久益自覺機柄銳治細事失人君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職而議者乃云山贊而然按凡爲宰相者皆欲專權安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于贊豈人情也又贊論朝官缺員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任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弊也是歲刑

部尙書劉滋卒滋有經學善持論性廉潔刻苦不能容人之惡典選時多所摘發及爲宰相無所建明惟謙退廉謹而已弟子敦儒性至孝母病狂易非日鞭撻人不能下食子弟僕妾不勝其苦皆逃遁他處惟致儒侍食不倦體常流血敦儒怡然不覺痛楚及母亡毀瘠幾死時人謂之孝子 初渤海文王欽茂卒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立元義猜虐國人殺之立宏臨之子華嶼是爲成王改

元中興華嶼卒復立欽茂少子嵩鄰是爲康王改元正歷

封壽自  
大詐其

立國開元之開其子武藝立益以置盛東北諸夷皆畏而臣之改元仁安更五代以至於宋邪律雖數加兵不能服也故通鑑歷敘其世爲詳

乙貞元十一年春二月乙巳冊拜嵩鄰爲忽汗州都督渤海王

考異

曰寶錄乙巳冊大嶺嵩鄰  
爲渤海郡王今從新傳

陞贊旣能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

充衛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銛黨於贊會旱延齡奏言贊等失勢怨望言於眾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

馬無所食其事柰何以動搖眾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

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爲

信遽還宮夏四月壬戌貶贊爲忠州別駕充爲涪州長史滂爲汀

州長史

開元二十四年開撫福二州山洞置汀州舊志忠州京師南二千一百二十二里汀州京師東南六千一百七十三

里謙周巴記曰後漢初平六年立臨江縣屬永甯郡今忠州城東臨江古城是也後魏廢帝二年改爲臨江州因臨江縣以名州也隋廢州以其地并入巴東郡貞觀四年置忠州以其地連巴徵心懷忠信爲名涪州漢涪陵縣地稍置涪州京師南二千三百五十里銛爲邵州長史邵州京師東南三千四百里宋白曰邵州漢爲昭陵縣吳改邵陵分零陵北部爲邵陵郡隋立建州尋廢州以邵陵縣屬潭州唐貞觀十一年置邵州賈之爲相也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爲明州長史及賈貶忠州延齡以吉甫必遠憾于賈乃徙吉甫爲忠州刺史賈昆弟門人咸以爲憂及吉甫到部忻然交驩以宰相之禮事之賈初猶慚懼後遂爲深交吉甫栖筠之子也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城

揣知其意輒與酒客或時先醉什席上城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揣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閒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人殺無罪天臣卽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論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闕諫摺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微之子也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

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爲輪命輕重之辨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中書用黃麻其白皆在翰林院拜授將相德

音故宥則用之宋白曰唐故事白麻皆內庭代言命補臣除節將惟災患則不庭則用之幸臣于正衛受付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

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翰林志元致書德音七后建者行大  
謀計拜免三公幸聖命將日鼓使白麻紙不使印雙日起草漢閣  
門踰入而後進呈至雙日百原班于宣政殿密使引後自東  
上閣門出若拜免宰相即使通事舍人條付中書門下茲通事  
舍人宣示若快務急速亦雙日甚速首雖休假亦追班  
宣示按制按也謂則有攝按問公主亦自閣門出按 惻哭於庭

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  
之緝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爲妄不

之省 丙寅幽州奏破奚王噶利等六萬餘眾 回鶻奉誠可汗

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爲可汗骨咄祿本姓跌跌氏

跌跌與回鶻同

出俄執譯慧有勇略自天親時回鶻天親可汗 典兵馬用事大臣

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爲可汗冒姓藥葛羅氏遣使來告喪自天親

可汗以上子孫幼穉者皆內之闕庭

唐之闕庭也

五月庚午以旱慮

囚 丁丑以宣武留後李萬榮昭義左司馬領留後王虔休皆爲

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在鎮九年以簡儉守職軍民胥悅  
甲申薨戊子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爲留後說神道  
之五世孫也 庚寅遣祕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骨咄祿爲騰  
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初薦爲諫議大夫充史  
館修撰見裴延齡川事欲上書論之未果延齡聞之怒因言於上  
曰諫官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二者不可兼上然之改祕  
書監延齡必欲斥遠之會欲冊拜回鶻遂遣使蓋 癸巳以李說  
爲河東留後知府事說深德王定遠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  
自定遠始 秋七月丙寅朔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  
城至學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  
者平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



德行升于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遣之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王定遠白恃有功於李說專河東軍政易置諸將說不能盡從由是有隙定遠以私怒拉殺大將彭令茵埋馬矢中將士皆憤怒說奏其狀定遠聞之直詣說拔刀刺之說走免定遠召諸將以箱貯救及告身二十餘通示之曰有敕令說詣京師以行軍司馬李景略爲留後李景略爲李說所忌蓋起于此諸君皆選官眾皆拜大將馬良輔竊視箱中皆定遠告身及所受救也乃麾眾曰敕告皆僞不可受也定遠走登乾陽樓乾陽樓蓋晉陽宮城南門樓呼其麾下莫應踰城而墜爲枯槓所傷而死槓木之代去者其遺餘爲槓考異曰舊說傳曰定遠殺彭令茵說具其事歸宗以定遠有奉天扈從功想死停任制未至定遠怒說奏聞趙府謀殺說并堂未坐抽刀刺說說走而免又曰定遠墜城下槓槓傷而不死

華台臨制奪長流

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薨

葬州今從實錄

閏月戊辰元誼以洺州詐降王虔休遣裨將將二千人入城誼皆殺之 九月丁巳加韋皋南安撫使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獵於野數日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爲兵馬使因眾心之怨閉門拒之懷直奔歸京師冬十月丁丑以懷信爲橫海留後

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

昆明城在西蠻門北有鹽池之利

又虜施順二積王

施順二積皆烏蠻所施積在巖橋西北居大施曠嶺原時時在劔脈西北四百里

弼貞元十二年春正月庚子元誼石定蕃等帥洺州兵五千人及其家人萬餘口奔魏州上釋不問命田緒安撫之 乙丑以渾瑊王武俊並兼中書令己巳加嚴震田緒劉濟韋皋竝同平章事天下節度觀察使悉加檢校官以悅其意 三月甲午韋皋奏降西南蠻高萬唐等二萬餘口 乙巳以閑廐宮苑使李齊運爲禮部

尚書戶部侍郎裴延齡爲戶部尚書使職如故齊運無才能學術

專以柔佞得幸於上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其議或病臥家

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

丙辰詔王通薨

通字元一魏

博簡度使出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

爲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軍事年十五

乙亥發喪推季安爲留後 庚辰上生日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

於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參之四門博士韋渠牟嘲談辯給

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道學按禮記云天子

設四學鄭注云周四郊之虞庠也今以其遠遠故置於四門

與太學同處堂之東百官志四門博士正七品上掌 上悅之旬

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爲生及庶人子爲俊士生者 日遷右補闕始有龍 五月丙申邠甯節度使張獻甫暴薨監軍

楊明義請都虞候楊朝晟權知留後里辰以朝晟爲邠甯節度使

六月乙丑以監句當左神策寶文場監句當右神策霍仙鳴皆

爲護軍中尉監左神威軍使張尙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望皆爲

中護軍

左右神策中尉始于寶曆自此宦官之權日以益重不可復制矣下護軍中尉一等爲中護軍此舉事官之尊禁兵

者非如唐初所置勳祿所帶上護軍護軍也宋白曰德宗以梁洋

原從之功東

西漢謁者隨何下淮南功拜爲護軍中尉事故命神

策監軍爲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元元年置六

統軍事見二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

林學士鄭綱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

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

不過員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

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爲之矣文場

叩頭謝遂焚其麻更命自今中書降敕并統軍不得用麻明日上

謂綱曰宰相不能遠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時竇胤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蓋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宣武節

度使李萬榮病風昏不知事胤鳴薦宣武押牙劉沐可委軍政

辛巳以沐爲行軍司馬 初上以奉天宮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

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田

折則成方轉則成田皆于常稅之外別自轉折

以致貨 亦云川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復

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季兼在江西有月進

靈舉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濟源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

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及是宣歙觀察使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

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蘇儉進奉自綬始綬罰人也

李萬榮疾病其子邁爲兵馬使甲申邁集諸將賁李湛伊婁說

張丕以不憂軍事斥之外縣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始  
畢軍士十餘人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爲行軍司馬沐  
懼陽中風鼻出軍士又呼曰倉官劉叔何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  
欲斫守進迺止之迺又殺伊婁說張丕都虞候匡城鄧惟恭與萬  
榮鄉里相善萬榮常委以腹心迺亦倚之至是惟恭與監軍俱文  
珍謀執迺送京師秋七月乙未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  
武節度使以萬榮爲太子少保貶迺虔州司馬丙申萬榮薨鄧惟  
恭既執李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晉既受詔  
卽與僉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迎者不至九城志鄭州東至汴州一百五  
十里鄭州人爲晉懼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於晉曰  
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

恭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羞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元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廷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 戊戌韓王迺

蔡迺上

壬子詔以宣武將士鄧惟恭等有執送李迺功各遷官

賜錢其爲迺所脅逼制使者皆勿問 八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己巳以田季安爲魏博節度使 丙子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

宣武行軍司馬朝議以董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

之長源性剛刻多吏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

中得安

爲長源以剛刻致禍張本

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憬儼儼少好

學志行修潔不求聞達及居相位第室童僕如儒生家得粟入先

建家廟竟不營產業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

以爲儲帥時河東節度李說以王定遠之言忌行軍司馬李景略

會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退景略

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

李景略折梅錄見二百三十三

卷三年唐人呼侍御爲端公李肇國史補曰宰相呼曰堂老兩省曰閣老尙書曰院長御史曰端公 又拜遂就下

坐座中皆屬目於景略說益不平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會

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

景略九月甲午以景略爲豐州都防禦使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

略以勤儉帥眾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慮適得風疾庚

子賈耽私忌宰相絕班

言宰相班絕無一人

上遣中使召主書承旨

唐制尙書省主

書從八品下中書省從七品上堂吏也

丙午戶部尙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



賀上獨悼惜之 王子吐蕃寇慶州 冬十月甲戌以諫議大夫

崔損給事中趙宗儒竝同平章事損元暉之弟孫也

崔元暉有諫  
二張復中宗

之功嘗爲裴延齡所薦故用之 十一月乙未以右補闕韋渠牟爲

左諫議大夫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

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

運戶部郎中王紹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

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培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

和年二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牟形神忒躁尤爲上所親狎

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

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宣武都虞候鄧惟恭內

不自安潛結將士二百餘人謀作亂事覺董晉悉捕斬其黨械惟

恭送京師己未詔免死汀州安置

正貞元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約不許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

九城志廣州治通遠縣唐方渠

蘇地有木波馬嶺石昌合道四鎮

使問邠甯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甯

兵足以城之不煩他道上復使問之曰邠城鹽州

城鹽州見上卷九年

用兵

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

城鹽州之眾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

城之虜謂吾眾亦不減七萬其眾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

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為也城傍草盡不能久留虜退

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

集眾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

分軍爲三名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

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智井智井廢果

得甘泉

方渠縣城河從土橋歸德川周家谷三處發源來城苦三不可食縣河在城西從蕃部鼻家族北界來供人飲食

月三城成

考異曰實錄先是郭南楊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幾何人郭志曰十三年

春詔問楊公曰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城之可乎若以爲可更

要幾兵二月十一日起復除本官十四日制書到軍十八日發軍

二十六日軍次石堂谷二十八日夏四月甲申楊朝晟軍還至馬

嶺唐馬嶺縣屬慶州劉昫曰馬嶺隋縣治天家堡貞觀八年移置

新城以縣西有馬嶺坂未白曰鹽州治平原即與馬嶺縣地今

州南抵慶州馬嶺縣北界杜佑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

馬嶺縣漢舊牧地川形似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

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皆如其素所辛酉

以旱慮囚乙丑大雩 庚午義成節度使李復堯庚辰以陝虢觀

察使姚南仲爲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方大會聞之言曰姚大

夫書生豈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

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吾恐爲所爾遂自他道潛去

南仲果以牒請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

貶有死者事見後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前立六月壬

午章泉奏吐蕃入寇瀾州刺史曹高仕破之於臺登城下臺登漢

瀾州出清溪關西南至臺登五百五十里秋七月乙未京師地震光祿少卿同正

張茂宗茂昭之弟也茂昭時爲義武節度使許尙義章公主義章公主上女也義章縣名屬

郴州宋白曰漢郴縣地隋末蕭銑分置立未成昏茂宗母卒遣表請終嘉禮上許之

八月癸酉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同正左拾遺義興蔣父上疏諫考

日實錄作蔣武按舊傳又本名武以爲兵革之急古有壘褫從事者左傳晉文公卒未葬素穆

公伐鄭晉襄公壘褫經以敗秦師于穀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遣中使諭之不止

乃特召對於延英

唐中世以後召對宰相乃謂曰人閒多借吉延英今請又特以拾遺召對

謂曰人閒多借吉

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調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

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

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曰喪禮創巨者日久

痛甚者愈遲魯侯改服晉襄墨緘事緣金革故有變通安有釋緘

服衣寬裳去聖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為朝廷爽法上不悅命趣下

嫁之期辛巳成婚 九月己丑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邁以病罷

為太子賓客邁性孝友恭儉每有功總喪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

焉叔下邳令休沐邁家邁終日與羣子姓均指使無位貌之異再

娶無子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所得俸賜

皆賑嫻舊之乏其從父弟起喪還洛陽過都邁素請往哭之盡哀

時執政自以宰相尊五服之親皆不過從問弔而獨不徇時議者重其仁而亮云 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

刀溝新舊書皆作詞治水

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彥往詰之少

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爲之罷役 十

二月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先是宮中市外聞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爲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

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

白望者言使人于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還本價

也兩市長安城中東市西市也隋名東市曰都會西市曰利人

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

市則斂手付與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縵尺寸裂而

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

進奉門戶者言進奉所經由門戶皆有費用如其虛浮焉所謂導行

費也腳謂導人負荷進奉物入內有雁脚之費

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

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

撤業閉門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與絹數尺又就

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

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

言待此驢負物買食易然後可以維食

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

以聞

街吏卽金吾左右街使之屬吏

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

改諫宮御史數諫不聽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戶部侍郎

郎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數萬家無土著生業

仰宮市取給索何罷之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初吐谷

渾可汗宣超卒子曩皓立曩皓卒子兆立及吐蕃陷安樂州其部眾東徙散處朔方河東至是復以左金吾衛大將軍慕容復爲可汗未幾卒其封襲遂絕

貞元十四年春二月乙亥名申光蔡軍曰彰義

吳少誠時據淮西有申光蔡三

州

夏閏五月庚申以神策行營節度使韓全義爲夏綏銀宥節

度使全義時屯長武城詔帥其眾赴鎮士卒以夏州磧鹵又盛夏不樂徙居辛酉軍亂殺大將王栖巖全義踰城走都虞候高崇文誅首亂者眾然後定崇文幽州人也丙子以崇文爲長武城都知兵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六月乙巳以旱饑出太倉粟賑貸秋七月壬申給事中同平章事趙宗儒罷爲右庶子以工部侍郎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統



軍

魏北則知神策  
在大軍之左

時禁軍屯邊者京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

軍稱行營皆統於中尉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時宮市之弊爲害

愈甚京兆尹吳湊從容論奏曰物議以中人買物于市倚勢彊取

殊害于人此事甚細虛授流議凡宮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更遣

中使若以臣府縣外吏不合預聞宮所須則乞選內官年高謹重

者充宮市令庶息人間議論上亦以其言爲然將從之而宦者言

湊屢奏宮市皆右金吾都知趙洽田秀崑之謀也丙午洽秀崑坐

流天德軍而宮市遂如故 九月丙辰以陝虢觀察使于頔爲山

南東道節度使 丁卯杞王倓薨

倓 德宗子

彰義節度使吳少誠遣

兵掠壽州霍山

霍山本淮廬江之潯城縣梁置霍州隋置霍山縣  
唐屬壽州開元二十七年改霍山曰盛唐天寶初

析盛唐別置霍山縣其  
地屬今壽州六安縣界

殺鎮遏使謝詳

宋白曰貞元六年初黃  
藍田渭榆等鎮遏使

侵

地五十餘里置兵鎮守 太學生辭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

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已已左遷城道州刺史

考異日寶錄新

曹傳無年月柳宗元賜公遺愛碣曰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  
節節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帝尤嘉其憂國子  
司業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幹郡季償贖江何蕃  
等百六十人投藥奔走稽首闕下叫闕饑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  
其事如己已 詔今從之 天學生何蕃等三百餘人頓首闕下留城爲師十餘

日不得上聞乃止城至道州治民如治家立罰者罰之立賞者賞  
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  
鬻置甌杓道士人共食之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請讓城自  
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  
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  
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

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

官載妻子中道逸去州產侏儒歲貢之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上

遣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貢州

人感之以陽名其子 冬十月丁酉通王諶薨諶上子也 庚子夏州

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 明州鎮將栗鐸殺刺史

盧雲誘山越作亂攻陷浙東州縣明州山越今慈溪鄞縣南界奉化縣西北界山民也

貽貞元十五年春正月甲寅雅王逸薨逸皇弟也 二月丁丑宣武節

度使董晉薨乙酉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為節度使長源性刻急

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輕佻淫縱好慢侮將士軍中皆惡之董晉

薨長源知爾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眾皆懼或

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使邪故

事主帥堯給軍士布以制服長源命給其直叔度高鹽直下布直人不過得鹽三二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爲之請是日軍士作亂殺長源叔度繼食之立盡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龜準久爲宣武大將得衆心密書召之龜準引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以

常州刺史李錡爲浙西觀察使諸道監軍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

肅宗末李國貞爲絳州行營兵所殺

閑廢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

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

爲李錡以浙西叛張本

己丑以劉

龜準爲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

乙未浙東觀察使裘肅擒粟鍤

于台州斬之

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邵國朝鎮

邊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

戊午昭義節度使王虔休薨

戊辰以河陽懷州節度使李元濟爲昭義節度使

夏四月癸未

以安州刺史伊慎爲安黃等州節度使 六月癸巳山南西道節

度使嚴震薨 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皋約共擊吐蕃皋以兵糧

未集請俟他年 山南西道都虞候嚴礪詔事嚴震震病使知留

後遣表薦之秋七月乙巳以礪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八月丙申

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潁

臨潁漢古縣唐屬許州九域志在許

州東南六十里陳州刺史上官浚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

救之皆爲少誠所虜九月丙午以浚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

州浚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

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虜不克矣浚從之

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

全昌裔兗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

西華漢縣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

陳許大

將孟元陽拒卻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甯與上官況不叶謀翻  
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  
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庚戌宣武節度使劉全諒薨軍中思劉  
元佐之恩推其物都知兵馬使匡城韓宏爲甯後宏將兵識其材  
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 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  
討之先是朝廷以禮部尙書王翽代董晉爲東都留守翽開置二  
十餘屯市勁筋良鐵以爲兵器簡練士卒軍政以修及少誠逆命  
翽賦軍籍甲不待完繕束縶之人賴之 辛酉以韓宏爲宣武節  
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州歸宣武使者  
數輩猶在館宏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少  
誠由是失勢 冬十月己丑邕王諶薨諡曰文敬太子 山南東

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慎知壽州寧王宗與上官浣偉宏

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頔奏拔吳房朗山

後魏置襄城郡於樊汝南

西平之地仍置遂甯縣隋大業初改曰吳房吳房本吳縣名應劭曰本房子國楚以封吳夫槩王故曰吳房朗山漢安昌縣地後魏置朗安郡隋開皇十八年改安昌爲朗山唐並屬蔡州宋朝避聖祖諱改朗山爲確山九域志吳房在蔡州西北七十里朗山在蔡州西南七十五里

十二月辛未中書令咸甯王渾瑊薨於河中瑊好讀

書通左氏春秋班氏漢史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

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由是爲上所親愛上還自興元

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凡有所請無不曲從惟瑊奏事每

多不過

唐制凡奏事得可者皆趨門下省中書省不測者寢其奏不下也

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

能以功名終時論以方漢之金日磾

六州党項自永泰以來居

於石州

代宗永泰之後改爲大雁六州党項部落曰有利赴詩野利龍兒野利厥律兒黃野海野宰等居慶州者號東山部

夏州者號平夏部水  
奉之夜宿從石州 永安鎮將阿史那思陳侵漁不已唐蓋謂永安鎮將于

石州以綏 范項部落悉逃奔河西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  
翻兌項

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一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澗水澗與澗同水注澗

水東南過臨縣縣小澗水注之又東為西華縣北又南為五陽縣  
北又東南過臨縣縣北大澗水從西來注之宋白日蔡州汝陽縣

隋開皇十七年改為澗水今界內水有大澗小澗  
澗之名其年又于上蔡縣東北別置汝陽縣 委棄器械資糧皆

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吐蕃眾五萬分擊南詔及檣

州異牟尋與韋皋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貞元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恆燕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

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

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乙酉以全義為蔡州四面

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度為韓全義 與師張本 宣武軍自劉



元佐薨凡五作亂

貞元八年元佐薨于卒臣吳濠而立其子士雷李萬榮既至士雷十年韓惟清等亂十二年萬

榮死其子遁以兵亂董晉既入汴郟惟恭復謀亂十四年智薨兵又亂殺雷後凡五亂

士卒益驕縱輕其主

帥韓宏視事數月皆知其主名有郎將劉鏐常爲唱首三月宏陳兵牙門召鏐及其黨三百人數之以賊預於亂自以爲功悉斬之

血流丹道自是至宏入朝

憲宗元和十四年韓宏入朝

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

敢譴呼於城郭者

義成監軍薛盈珍爲上所寵信欲奪節度使

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譖其幕僚馬總貶泉州別

駕福建觀察使柳寬謀害總以嬖盈珍以幕僚寶鼎群戎攝泉州

事使按致總罪戎爲辯證其無辜冤怒豫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

見賓客乃爾乎由東廂從容而進寬度未可屈揖而去之囚之虓

館使守卒恣爲侵辱如此累月徐誘之使誣總戎終不從總由是

獲免冤芳之子也盈珍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盈珍乃遣小吏程

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治亦奏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

追及務盈於長樂驛

長樂驛在長樂城東連坡

與之同宿中夜殺之沈盈珍表

於廟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遂自

殺明日門不啟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治戶傍土聞而異之徵

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夏四月丙子南仲至

京師待罪於金吾

金吾左右仗凡內外官之待罪者詣焉

詔釋之召見上問盈珍擾

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

數雖使羊杜復生

羊杜謂羊祜杜預

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

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上曰南仲惡政皆

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

死 黔中觀察使韋士宗政令苛刻丁亥牙將傅近等逐之出奔

施州 九域志黔州東北至施州四百一十一里 新羅王敬宣卒庚寅冊命其嫡孫俊

邕為新羅王 京兆尹吳湊卒湊章敬皇后之弟也為人小心謹

慎而知識周密其居官為政能勤儉清苦故所至必得民心 韓

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宦者

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

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恤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

將吳秀吳少陽等戰於潁南廣利原 潁南潁水之南也 鋒鏑讎交諸軍大

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 五樓在潁水縣西南 少陽滄州清池人也 宋白曰漢

浮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清池因縣東南有清池為名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

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

慢上陵下爲事上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爲無如之何頗誣鄧州刺

史元洪贓罪

至德元載升襄陽防禦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鄧隨唐安均房金商九州貞元元年以鄧州歸東都

畿以此觀之北時復領鄧州矣

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棗陽

棗陽漢春

陵之地隋置棗陽縣唐初屬唐州貞觀十一年廢屬隨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六十里距襄州一百三十五里

頗遣兵

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頗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爲吉州長史乃

遣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敕下頗怒已解復奏留

爲判官上一一從之頗驕蹇不奉法故方鎮有擅命者時號囊樣

節度 徐泗濼節度使張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

表請除代人辛亥以蘇州刺史韋夏卿爲徐泗濼行軍司馬敕下

建封已薨夏卿執誼之從祖兄也徐州判官鄭通誠知留後恐軍

士爲變會浙西兵過彭城通誠欲引入城爲援軍士怒壬子數千

人斧庫門出甲兵擐執之鬪牙城劫建封子前虢州參軍情令知  
軍府事殺通誠及大將段伯熊等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吏部  
員外郎李鄜爲徐州宣諭使鄜直抵其軍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  
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凶黨不敢犯情上表稱兵馬畱後鄜以非  
朝命不受使削去然後受之以歸建封善屬文好談論慷慨負氣  
初裴寬罷郡歸汴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甚破敝召與語大  
奇之謂曰君才識自當富貴何貧也舉一船錢帛及奴婢盡與之  
客亦不讓上船而去奴婢有偃蹇者輒鞭之寬益以爲奇使人問  
其姓名乃建封也及功名既盛不爲驕貴之容觸事必親不厭煩  
劇明于功過而能容人之誤與人言必感激以忠義性好士賢不  
肖遊其門者皆禮遇之故士往如歸

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

唐書

地哩志會州烏蘭縣有烏蘭開橋苗在關外黃河上

丙寅韋士宗復入黔中

是年四月士宗爲牙將所逐

近所

湖南觀察使河中呂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履贓賄履表稱

所斂物皆備進奉。上召詣長安。丁卯命三司使鞠之。詰其物費用

所歸履曰：已市馬進之矣。又詰馬主爲誰。馬齒幾何。對曰：馬主東

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故不知其齒。所對率

如此。上悅其進奉之言。釋之。但免官而已。天且丙戌。加淄青節

度使李師古同平章事。徐州亂。兵爲張愔表求旄節。朝廷不許。

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平章事。兼徐濠泗節度使。討之。佑大具

舟艦。遣牙將孟準爲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泗州刺史張係出

兵攻埭橋。大敗。而還。朝廷不得已。除愔徐州團練使。以係爲泗州

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爲濠州留後。仍加佑兼濠泗觀察使。

分濠泗隸淮南

以弱徐州之權考異曰寶錄十二月癸卯泗州兼正倫五世孫也  
濠州宣令淮南觀察使收管今因此終言之

杜正倫相太宗高宗性狡險彊忍建封之疾亟也兼陰圖代之自濠州疾驅

至府署僚李藩與同列入問建封疾出見之泣曰僕射疾危如此

公宜在州防遏今棄州來此欲何爲也宜速去不然當奏之兼錯

愕出不意遂徑歸建封薨藩歸揚州兼誣奏藩於建封之薨搖動

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

藩諭佛經曰佛言果報有諸藩曰有之

佛經言人所造作善惡爲果隨其所作而應之以禍

報佑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神色不變曰此

眞報也佑曰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諭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

藩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邪卽除秘書郎

新羅王佉臣卒國人立其子重熙 秋七月吳少誠進擊韓全義

於五樓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保潞水縣城

潞水縣漢汝陽縣地隋置潞水縣廢汝陽

入馬唐時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八十里

盧龍節度使劉濟弟源爲涿州刺史不受

濟命濟引兵擊擒之

九月癸卯義成節度使盧瑑薨甲辰以尙

書左丞李元素代之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

喜懼者相半故眾心多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

變上以爲然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餘慶與戶部侍郎判度支

于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止以爲朋比庚戌貶餘慶

郴州司馬頔泉州司戶

宋白曰泉州江左之晉安郡隋置泉州舊理閩嶺後移于南安縣唐聖歷元年分泉

州之南安莆田龍溪三縣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改泉州舊志泉州

京師東南七千三百里考異曰舊傳曰時歲旱人飢頔以糧議將

賑給禁衛十軍事未行爲中書吏所洩餘慶貶郴州司馬按實錄

餘慶與頔同貶餘慶制辭云乃至直有涉比周棄法弄於公行

黨庇頔制辭云性本纖狡行惟黨附奏對

每乖于事實頔亦有劾于頔章今從之

頔頔之兄也 癸丑吳



少誠進逼潞水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宣武河陽  
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帥所部留軍潞水  
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仲宣義成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  
將郭湘等斬之欲以威眾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  
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於城外既而昌裔  
齋牛酒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等與吳少  
誠戰殺二千餘人 庚申以太常卿齊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故事吏部選人試書判別奏官覆第其高下既考中書門下復奏  
擇官覆定抗奏曰吏部尙書侍郎已是朝廷精選今更遣官覆第  
非任人勿疑之道又禮部侍郎掌貢舉其親故別試于考功謂之  
別頭舉人抗亦奏罷之 癸亥以張愔爲徐州畱後 冬十月吳

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皋聞諸軍討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

賈耽爲元帥統諸軍

渾瑊薨于去年十二月韋皋蓋上言于瑊未薨之前

若重煩元老則臣

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

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爲

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爲患無

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從之會

少誠致書幣於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

義將士復其官爵

考異曰賈耽九月壬寅宰相對于延英賈耽奏曰昨韓全義五樓退軍賊不敢追趕者應聖國

家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是之按全義自五樓退軍水少誠逼

船水下營全義又退保陳州非不敢追趕也又云諸軍討蔡州未

嘗整陣交鋒而王師累挫潰少誠知王師無能爲教營幣以告

監軍願求昭洗上既納賈耽之議又得監軍書奏遂復其官留按

少誠知王師無能爲則愈常侵軼豈可從監軍求昭洗

蓋少誠起兵以來不能無疲弊故求休息耳今不取

己丑河

東節度使李說薨甲午以其行軍司馬鄭儻爲節度使上擇可以代儻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募僚進奉記其名卽用爲行軍司馬吐蕃數爲韋皋所敗是歲其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龍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二

起貞元十七年盡順宗永貞元年凡五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一

貞元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爲掩其敗迹

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

考異曰舊全義傳令中使就第賜宴自還至辭都不調見

而去議者以廢敗法制從古以還未有如貞元之甚按實錄壬戌宴全義於華德殿又云自還及歸不見不辭于正朝蓋其不謁也

世不于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爲招

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耶閏月甲戌遣

歸夏州 二月丁酉大雨雹戊申夜震雷大雨雹庚戌大雪雨雪

韋士宗既入黔州妄殺長吏人心大擾士宗懼三月脫身亡走

夏四月辛亥以右諫議大夫裴佖爲黔州觀察使 五月壬戌朔

日有食之

朔方邠甯慶節度使楊朝晟

朔方兵分居邠故仍以兩方軍號冠之其實只

節度邠甯

防秋於甯州乙酉薨初渾瑊遣兵馬使李朝案將兵戍

定平

武德二年分甯州定安縣置定平縣仍屬甯州九域志在州南六十里

瑊薨朝案請以其眾隸

神策軍詔許之楊朝晟疾亟召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帥

多自本軍雖徇眾情殊非國體甯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旅宜使

攝行軍且知軍事比朝廷擇帥必無虞矣又以手書授監軍劉英

倩英倚以聞軍士私議曰朝廷命帥吾納之卽命劉君吾事之若

命帥於他軍彼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之己丑上遣中

使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辛卯上復遣高品粹盈珍齎詔詣

州

唐內侍省有高品一千九百六十六人

六月甲午盈珍至軍宣詔曰朝案所將本

朔方軍今將并之以壯軍勢威戎狄以李朝案爲使南金副之軍中以爲何如諸將皆奉詔丙申都虞候史經言于眾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公欲內麾下二千爲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劉南金欲奉以爲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軍中豈無他將乎眾曰弓刀皆爲官所收惟軍事府尚有甲兵

軍事府知軍事所居也

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諸軍不願朝案爲帥宜以情告救使若操甲兵乃拒詔也命閉門不內軍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君能用我言則可眾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眾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眾曰

劉君旣得朝旨爲副帥必撓吾事詐稱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

戊戌制以李朝宋爲邠甯節度使是日甯州告變者至上追還制

書復遣薛盈珍往詔軍情壬寅至軍軍中以高固爲請盈珍卽以

上旨命固知軍事或傳戊戌制書至邠州邠軍惑不知所從

薛盈珍已

命高固知甯州軍事而又傳李朝宋制命高固知甯州軍事而又傳李朝宋制邠人乘之且爲變固後

世至邠者故出邠之軍或而不知所適從

孟子周悉內精甲於府廷日饗士卒內以悅眾心外以威姦黨邠

軍無變子周之謀也 李錡旣執天下利皆以貢獻固主恩以饋

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

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官市進奉及鹽鐵之弊

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阮于道

旁己亥善貞至并鎖械內阮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

欲爲自全計增廣兵眾邀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疆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他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也識度超曠迴出塵表嘗江行有商胡病將死邀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以夜光珠一顆資財巨萬胡死約潛以夜光珠爲舍人莫知也又籍其資財寄官而嫁其二女後死胡有親來理財約以所寄官錢還之并發葬胡夜光果在其密行如此

爾鑑約與張說韋況交善而於說尤密每巨牀靜言達旦不寐人莫得知嘗有贈米詩曰我有心中事不與韋二說秋夜洛陽城

明月照張八○說存密 己酉以高固爲邠甯節度使固宿將以

寬厚得眾節度使忌之置於散地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爲帥一無所報復軍中遂安 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 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 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爲節度使 己丑



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鋒

曜之子也僧延素爲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

五代孫也

李獻封英國公

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

謂敬業也

子孫流播異域

今三世矣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願宗族大無由自

拔耳知郭使君是勳臣子孫欲全安之不幸爲亂兵所殺今聽汝

歸遂縱之上遣使敕羣舉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紆北邊患舉

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與南詔合兵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樓雞

老翁城

宋曰曰保州本維州之定康縣南接吐蕃爲夷落之極塞開元二十八年羌夷內附置奉州天寶改雲山郡入載

治天保軍改爲天保郡尋改乾元元年復歸附乃改爲保州按王涯傳曰蘇州威蕃欄西抵樓雞城蕃在茂州界

是月

隕霜殺菽

河東節度使鄭儼暴斃不及命後事軍中諠譁將有

他變中夜十餘騎執兵召掌書記令狐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使草

遣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筆立成楚德棊之齋也八月戊午以河東

行軍司馬嚴綬爲節度使 九月韋皋奏大破吐蕃於雅州宋白曰雅

州卽秦鞏道縣地後魏立蒙山郡唐立雅州宋郡國志黃源縣有  
維摩寺守李冰所鑿補創古城字也州門此爲名舊志雅州京師

西南二千七  
百二十三里 左神策中尉獨文場致仕以副使楊志廉代之

韋皋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

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皋

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郡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

遣中使慰撫之 戊午鹽州刺史杜彥先棄城奔慶州爲吐蕃所  
逼也鹽州

脩築距是  
年纔八年 是歲嘉王運莖

在貞元十八年春正月驃王摩羅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貢驃國

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新書驃古朱波也在永昌南  
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 其王姓困

沒長氏自古未通中國聞南詔內附而慕之因南詔入覲仍獻其國樂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眾追之發伏吐蕃大敗擒論莽熱虜眾死者大半悉維州昆明竟不下乃引兵還乙亥韋皋遣使獻論莽熱考異曰舊韋皋傳云十月遣使獻論莽熱今從實錄上赦之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肅卒判官齊總代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三月癸酉詔擢總爲衢州刺史給事中長安許孟容封還詔書曰陛下比者以用兵之地有不次超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總必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眾疑詔遂留中己亥上召孟容慰獎之百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是孟容

始論駁詔命使天子開納四方想見其風采 秋七月辛未落王  
府諮議高宏本正牙奏事自理逋債乙亥詔公卿庶僚自今勿令  
正牙奏事如有陳奏宜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爲正牙奏事自武德  
以來未之或改所以達羣情講政事宏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  
人而廢事 淮南節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尙  
書王鏐爲淮南節度副使兼行軍司馬 己酉鄜坊節度使王栖  
曜薨中軍將何朝宗謀作亂夜縱火都虞候裴玢潛匿不救火旦  
擒朝宗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爲鄜坊節度使以玢爲行軍司  
馬

綏貞元十九年春二月丁亥名安黃軍曰奉義龍伊慎也 己亥

安南牙將王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奔朱鷲

劉昫曰朱鷲漢縣名晉武帝更名海

平江左置武平郡隋廢郡為朱倉縣唐屬交州

明日左兵馬使趙勻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甲辰杜佑入朝三月壬子朔以佑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以王鏐為淮南節度使 鴻臚卿王權請遷獻懿二祖於德明興

聖廟 元宗大寶二年尊答祿為德明皇帝 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立應京師 每禘祫正太祖東向之

位從之 建中二年奉獻祖正東向 乙亥以司農卿李寶兼京兆

尹 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 七年劉昌築平

涼事見二百三十三卷原州本治高平唐為平高縣為吐蕃所陷 乙亥吐蕃遣其臣論賴入

貢 六月辛卯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

驍從招權 楊志廉時為左軍中尉考異日寶祿十七年六月以中官楊志廉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七月丙戌以內給事楊

志廉為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為左神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榮義為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戊申以

志廉為侍衛右監門將軍左軍中尉其重複差互如此蓋十七年六月攝領自七月始為副使九月及十九年六月始正為中尉二

十年十月但進階加官耳舊傳又云先是費文場致仕十五年以後志廉榮義爲左右軍中尉亦踵寶之事此蓋言其大略耳未必爲中尉適在 依附者眾宦官之勢益盛 壬辰遣右龍武大將軍

辭任使于吐蕃 陳許節度使上官浣薨其壻田倂欲脇其子使襲軍政牙將王沛亦浣之壻也知其謀以告監軍范日用討擒之乙未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爲節度使沛許州人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禮部侍郎權德輿上陳闕政曰臣聞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合則禎祥至矣今畿甸之內赤地千里轉徙之人斃踣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所在裁畱經用以種貸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于上矣又大歷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如舊則出于民者五倍其初矣四方銳于上獻爲

國斂怨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剝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歷能商  
功利其于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比經黜放者自謂技拭無期足  
干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既空溘然流弊此亦窮人  
之一端也給事中許孟容亦上疏曰竊惟天人交感之際繫教令  
之順民與否今戶部錢非度支歲計本備緩急若取一百萬緡代  
京兆一歲賦則京圻無流亡之患矣復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  
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役禁銅當釋而未釋者逋懸饋送當免而  
未免者沈滯抑鬱當伸而未伸者有一于此乞特降明詔令有司  
三日內奏聞其當還當釋當免當伸者即時施行臣愚以爲如此  
而神不鑒歲不稔者未之有也時坐裴延齡李齊運等讒謗流貶  
者動十年不量移故孟容因旱歉奏及之然上終不聽也 己未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齊抗以病乞身罷爲太子賓客抗雖讀書無

遠智大略凡爲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薄其隘刻初翰林

待詔兖州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山陰漢古縣隋廢山陰入

山陰縣二縣俱在越州郭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計自言讀書

知治道乘閒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

論及宮中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

退太子自謂叔文謂日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

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世子之記曰朝夕

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則

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

夕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

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元而養膳宰之饌必親視之

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則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

不宜言外事陛下



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侄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迹詭秘

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酒吳人嘗爲左司郎

中溫潤之子時爲左拾遺呂溫見上卷十六年景儉馮之孫進士及第王憲

之子也封漢中王曄混之族子諫嘗爲侍御史宗元禹錫爲監察御史异

時爲楊子胥後左補闕張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召見考異曰順宗實錄作張正

買今從德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

親善考異曰韓愈集有仲舒神道碑云王宏中字某按實錄新舊傳皆名仲舒字宏中愈又作燕喜亭記稱爲王宏中然則宏

中必字也碑文誤耳順宗實錄云正買與王仲宏列叔文之黨疑伯芻裴蒞常仲驤呂嗣相善數遊止今從德宗實錄

正一言已陰事令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

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爲任叔文等亂順宗初政張本伯芻迺之

子也割通見二百三十卷興元元年鹽夏節度判官崔文先權知鹽州爲政苛

刻冬閏十月庚戌部將李庭俊作亂殺而燔食之左神策兵馬使

李興幹戍鹽州殺庭俊以聞丁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損薨

殯身爲宰相母野殯不葬亦不一展殯姊爲尼沒于近寺終喪不

一臨其上也過爲茶遜接見便辟故自建中以後宰相罕有久

在位者而損用此中上意獨在大位者八任十一月戊寅朔以

李興幹爲鹽州刺史得專奏事李興幹出于神策軍宦官因其定亂之功而崇獎之自是鹽

州不隸夏州貞元三年置夏州節度使領鞏鹽二州今鹽州得專達于朝廷其後鹽州屬朔方節度夏州節度又使銀

省威三州隸之

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爲中書侍郎吏部侍郎

珣瑜爲門下侍郎竝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建中

初敕京城諸使及府縣繫囚每季終委御史巡按有冤濫者以聞

近歲北軍移牒而已

宦官勢橫御史不敢復入北軍按囚但移文北司牒收繫囚姓名及事因應故事而已不

問其有無冤濫監察御使崔遠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以入右神策軍

軍使以下駭懼具奏其狀上怒杖遠四十流崖州 京兆尹嗣道

王實務徵求以給進奉王愛信之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

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

端爲謠嘲之旨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碩

五米三閒堂屋二千錢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又括畱府

緡帛以進奉宰相鄭珣瑜顯詰之曰畱府緡帛入有素若有餘者

應納度支今乃進奉出何名色邪實無以對監察御史韓愈上疏

以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及草萊等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蠲

麥愈坐貶陽山令

陽山漢縣屬桂陽郡後漢省晉平吳分治在縣復置唐屬連州神龍元年移縣治于冷水之北

○含涯音含匡考異曰韓愈河南令張署集註曰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辛臣所劾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二人俱爲縣令南方又蔡著文曰貞元十九君爲湖史余以無能同詔竝貶又曰我落陽山以尹歸孫君與歸武山林之中歲弊寒兇雪虐風糞與署同貶當在此年冬

申貞元二十年春正月丙戌天德軍都防禦團練使豐州刺史李

景略卒初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醢進判官京兆任迪簡以

景略性嚴恐行酒者得罪強飲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

略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欲奉以爲帥監軍拘置別室軍士發局

取之監軍以聞詔以代景略

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

考異曰廣錄及舊傳

皆云贊普以貞元十三年四月卒長子立一歲又卒次子嗣立韓  
愈贈宗實錄亦云云云二十二年贊普死遣薦弔贈新傳云十二年  
贊普死其子足之庶立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侍郎張薦弔  
嗣其弟嗣立疑贊普舊傳或以爲一事今從贈宗錄及新傳 二

月庚戌大雷震雨雹 夏四月丙寅名陳許軍曰忠武 左金吾

大將軍李昇雲將禁兵鎮咸陽疾病其子政謹與虞俟上官望等

謀效山東藩鎮使將士奏搆父事六月壬子昇雲卒甲寅詔追削

昇雲官爵籍沒其家 秋七月洪州火焚民舍萬七千家 昭義

節度使李長榮薨上使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

卽長時大將來希皓爲眾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眾

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

皓亦必敬事

言若束草爲節度使亦必敬而事之

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

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降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

考異曰杜牧上李司

徒書作押衙盧其位居四衛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若來大夫不從史今從寶錄

何受詔從史請且句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深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請亟迴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爲節度使處士陸羽卒羽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斃得瘞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羽爲名鴻漸爲字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圻垣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師又拘之令雜草羽憫憫若有所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之因歎曰歲月往矣柰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爲優人作談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酺吏署羽爲伶師太守李齊

物見而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而誦讀焉羽貌佻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言已見人過必規諫與朋友燕處意有所適輒不言自去人疑其多瞋及與人期約雖雨雪千里虎狼當道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若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手弄流泉夷猷裴徊自曙至暮輿盡慟哭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久之召拜太子文學不就職羽嗜棊著棊經三篇天下益知飲棊矣時鬻棊者至陶羽形置突閒祀爲棊神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召羽相見羽衣野服挈棊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羽愧之吏著毀棊論 賓州得龍長丈餘西川節度使韋皋匝而歸之百姓縱觀三日爲煙所薰而死 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配貞元二十二年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尚以疾不

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

兩宮安否癸巳正崩

年大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細衛次公等至金

殿

變殿

程大昌雍錄曰金鑿坡者龍首山之支龍隱也平地而坡險

曰金鑿坡者在蓬萊山正西破南龍首山坡隴之北殿西有坡德宗創之以造東學上院以其在開元學士院之東也 草遺

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尙未定眾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

有疾地居豕竈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

廣陵王純太子長子

然必大亂細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

疑紫衣麻鞋

考異曰按祿喪則不應麻鞋發喪則不應紫衣蓋當時倉猝偶著此服非祿喪也以未成服故不衣衾經

力疾出九仙門

右羽林軍右龍武軍判官于九仙門之西按開

本大明宮圖宮城西面右

召見諸軍使人心粗安甲午宣遺詔於

宣政殿

考異曰德宗實錄癸巳宣遺詔今從順宗實錄

太子縵服見百官丙申卽皇帝位



於太極殿衛士尙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眞太子也乃喜而泣  
時上失音不能決事常居宮中施簾帷獨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  
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

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

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紫宸

宸殿門也貞安志宜殿殿北曰紫宸門門內有紫宸殿卽內衙之正殿己酉加義武節度使張茂

昭同平章事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尙書左丞同平章事

王叔文欲掌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己用事於中與相唱和壬子

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

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帥古鄰道欲示無外春秋

傳曰王者無外此唐人以外待諸蕃故有此語遣使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

噤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

之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

考異曰舊唐書云撥賴宗實錄繁簡不備穆宗文宗嘗謂史官添

改時愈窮李漢將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草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景祐中詔編次崇文總目順宗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曰簡意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今以詳略爲別此李師古魯滑州事詳本有而略本無詳錄又云使鳥密以其本示之師古不受杖斲幾死衡蓋使者之名而無姓又云遂以師至滑州何倣爲帶核韓愈撰韓宏碑云屯兵于曹今從之

且告假道於汴

九域志曹州西北至滑州一百二十里汴州北至滑州界一百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三里三州之

界畚犬牙相入

宣武節度使韓宏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

待無爲空言元素告急宏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翦棘夷

道翦艾截也夷平也

兵且至矣請備之宏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之應師

古詐窮變素且聞上卽位乃罷兵元素表請自貶朝廷兩慰解之

元素泌之族弟也吳少誠以牛皮鞋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

潛過宣武界事覺宏皆畱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初京兆尹道王實恃德宗寵遇以氣陵人肆無忌憚故事府官避臺官實嘗遇侍御史王播于路實不可避播詰其從者實怒奏貶播爲三原令播受命趨府謁謝又庭詬之又誣奏萬年令李眾貶爲虔州司馬以所善房啟代之吏部將奏科目朝官不得通書問而實身詣選曹迫趙宗儒且以勢恐之權德輿爲禮部侍郎實錄二十人迫德輿曰可依此第之不爾必出外官德輿雖不從然常憚其誣由是士大夫畏之側目先是有詔讞畿內逋租實違詔徵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笞罰陪取三十萬緡每按胥吏有絲髮濡染者固死卽無犯者且曰死亦不枉亦杖殺之上在諒陰逾月實斃人於府者十數乃議逐之辛酉下詔數實殘暴陪

敏之罪貶通州長史

宋白曰通州黃宏果縣  
地後漢分置宜漢縣

市井謔呼皆袖瓦礫

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爲左散騎常侍

依前翰林待詔薊州司功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廢  
吳語上所褒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  
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正而伾入至栢林院見  
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  
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  
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等主採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  
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惘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  
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  
還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爲某官不過一

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

候見叔文休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休

尤闕肆

史昭曰顏師古曰闕昔饑賤也

專以納賄爲事作大醫貯

金帛夫婦寢其上

甲子上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

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爲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

兒之類悉罷之

宮市事見上卷貞元十三年五坊一曰鷹坊二曰

五坊者也唐時給殺者多呼爲小兒如

苑監小兒飛龍小兒五坊小兒是也先是五坊小兒張捕鳥雀

於閭里者皆爲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

者或張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卽痛毆之出

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賈者或不知

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畱蛇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

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請單而去上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卽位首禁之百姓九十以上賜米帛仍令本部長吏就家存問 乙丑罷鹽鐵使月進錢先是鹽鐵月進羨餘而經入益少至是罷之 三月庚午出宮女三百人又出掖庭教坊女樂六百人召其親族歸之 辛未以王伾爲翰林學士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敘用韋皋在成都屢上表請以忠州別駕陸贄自代亦不聽至是諸臣始得量

移壬申追贄及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皋道州刺史陽城

赴京師

陸贄更見上卷十一年陽城更見十四年鄭餘慶更見十六年韓皋爲京兆尹十四年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從杭

州刺史追贄召也

贄與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贄字敬輿精于吏事斟酌

決斷不爽端銖其于議論應對明練治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

時名流無不推挹恩遇既隆中外瞻望旦夕俟其輔政而爲齊參  
等忌嫉至貞元八年始拜相贊久爲邪黨所擠困而得位意在不  
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己任而裴延齡日加譖毀遂罷知  
政事贊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在忠州十年常  
閉門卻掃郡人稀識其面至是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尙書諡曰  
宣城字元宗家貧好學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  
晝夜不出戶如是者六年遂無書不讀及第進士乃去隱中條山  
與弟堦域常易衣而出年長不娶謂弟曰吾與若孤窮相育旣  
娶則閒外姓雖同處而益疎我不忍也二弟感其言亦各不娶城  
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接迹于道園里有  
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有盜其樹者城過之虛其愧恥退而自匿營

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怪其遲與弟迎之見奴未醒乃負以歸奴覺痛自咎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妹寡遂依城以居其子年四十餘癡不知人事城常負以出入值歲饑屏迹不過鄰里府掾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守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楮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縑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倣欲葬親貸于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倣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爲奴以償德城曰不可子能隨我我教子學倣泣謝卽教以書倣不能業城更徙居遠阜使顓其習其不能如初倣慙而自縊城驚且哭厚自咎爲服總麻而瘞之城既食祿每約二弟云吾俸入爾可度月食米幾何



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俱送酒家無留也其所服用客或稱其佳輒舉授之有陳萇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或當其乏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 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

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爲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

運使

考異曰舊簡傳云德宗於潤州置鎮海軍新書方鎮表元和二年升浙西觀察使爲鎮海軍節度使按實錄八月辛酉詔

曰頂年江淮租賦爰及推稅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君臨之初務從省便令使府歸在中朝然則云德宗元和者皆誤也 錡

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 戊子名徐州軍曰武甯以

張愔爲節度使 加彭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事 以王叔文

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

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

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

除爲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

度支一策  
雖轉運一使

不以簿書爲意日夜

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

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爲御史時武元衡爲中丞薄其爲人待之

莽鹵

莽鹵言不  
以爲意也

元衡爲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爲判官不許叔文

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

元衡爲右庶子元衡平一之孫也

武平一武敏德之子  
武后時避事隱嵩山

侍御史竇

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

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

蓋一時公當此時遠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日復據其地

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訪以蠶素有彊直名止

之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

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啟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獻以廣陵王滄英睿惡之綢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癸巳立滔爲太子更名純程神符五世孫也

神符誰安王神

通之弟也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

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宰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諫計事令直省通之

直省吏職也以直中書省故名

直省以傳事告叔文

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諫遂巡覲報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筓以待有報者云叔文案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說莫敢出言珣瑜獨

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  
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夏四月壬寅立  
皇弟諤爲欽王誠爲珍王子經爲鄭王緯爲均王縱爲澈王紆爲  
莒王綱爲密王總爲郇王約爲邵王緝爲宋王緝爲棊王絳爲冀  
王綺爲和王絢爲衡王縵爲會王綰爲福王紘爲撫王緄爲岳王  
紳爲袁王綸爲桂王禪爲瓊王 乙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  
覲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獨有憂  
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  
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  
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  
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禁中

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

三朝謂肅代德也

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

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陸澹爲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質伺聞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惶懼而出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申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爲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爲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爲益疑懼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須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卽爲疏請不從再疏

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 左散騎常侍張萬  
福卒萬福嘗爲泗州刺史魏州饑餓死者接道萬福曰魏州吾鄉  
里安可不救令兒子將米百車往餉之人有自賣者給價贖而還  
其家爲杜亞所忌徵拜右金吾將軍德宗召見驚曰杜亞言卿昏  
耄乃如是健耶詔圖形于凌煙閣及是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  
至卒食祿七十餘年未嘗有一日病典九郡皆有惠愛在泗州時  
李希烈反陳少遊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於揚州以爲質萬福獨  
不送謂使者曰爲我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意終  
不之遣由是爲人所種 六月己亥貶竄歙巡官羊士諤爲汀州  
甯化尉唐制節度觀察其屬皆有巡官開元二十六年開山洞置  
黃連縣天寶元年更名甯化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八十  
里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

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

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支度副

使將韋皋之意於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

劍南東川西川及山南西道爲三川

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

太尉謂韋皋

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

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尙遊長

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爲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旣得位

欲掩其迹且追於公議故時時爲異同概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

約乃欲曲成兒事耳叔文詭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癸丑韋皋上

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

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奉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

又上太子牋以爲聖上遠法高宗竊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

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慨當重任賞罰任情廢紀紊綱設府  
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  
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驍殿下卽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  
主則四方獲安梟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肆  
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賤表繼至意與  
梟同考異曰貞觀本云尋而裴均嚴綬表繼至悉與梟同又云  
外有舉裴均嚴綬等表去其本裴均皆作裴均故裴均時爲  
考功員外郎裴均均均荆南節度使今從詳本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  
曾孫也王叔文旣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尙未  
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爲  
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  
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



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其母死匿不發喪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爲朝廷之恩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又曰羊士諤毀叔文叔文將杖殺之而幸執誼懦不敢劄關以韋皋追脅叔文求三川叔文平生不識關叔文今日名位何如而關欲前執叔文手豈非凶人邪叔文時已令掃木場將築眾斬之執誼又執不可每念失此兩賊令人不快又自陳判度支以來所爲國家興利除害出若干錢以爲功能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文無以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方飲時有曹起至應側者聞叔文從人相謂曰母死已矣不欲棺斂方與人飲酒不

知欲何所爲明日又至揚言聖人適于苑中射兔上下馬如飛敢有異議者腰斬其日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丙子加李師古檢校

侍中 王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

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恟懼自叔文歸第

王伾失據乃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杜佑時爲首相並請之且總

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爲威遠軍使平章事元元年以子儀爲諸道

兵馬部統帥英武威遠等禁軍及諸軍之師取范陽以而爲魚

朝恩所沮不行則威遠軍處宗置也至德宗時以左右威遠營轉

鴻臚賈耽以鴻臚卿兼威遠軍使至元和二年左右威遠營置

來已久著在國章其英武軍並合并入左右威遠營其後遂以宦

官爲使不復隸鴻臚宋白曰左右威遠又不得其黨皆變悖不自  
營本屬鴻臚寺建中元年七月葬于吾  
係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  
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己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爲

河中少尹

唐諸郡各道尹一人少尹二人從西品下掌貳州州之事歲終則更次入計

佐叔文之黨至

是始去

癸巳橫海節度使程懷信薨以其子副使執恭爲嗣後

考異曰舊傳曰程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軍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而授之按懷信遷懷直而奪其位安可以懷直之子知謂後又德宗實錄誤無是事順宗實錄略本亦無蓋舊傳誤也惟詳本永貞元年七月癸巳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以其子副使執恭爲橫海軍節度使路隋憲宗實錄元和元年五月丙子以橫海節度使程執恭爲節度使益州錄事監字彖爲乙未制以積疹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旬當使守耳

時內外其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屢啟上請令太

子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

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

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爲吏部尚書高郢爲刑部尚書竝罷政

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

唐六典大明宮含元殿夾殿有兩閣左曰瑞雲閣右曰承慶閣下爲東朝堂右曰儀鳳

唐以閣下  
爲西朝宰白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時李師古跋扈譎黃裳爲

相未敢失禮使幹吏送錢數千緡并甞車子一乘使者未敢違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出從婢二人青衣繼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遂折其謀

### 順宗至德宏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諱滿德宗長子按此宜宗大中年三年並崇諱號也考之會要非陵謚冊以此並崇諱號一同蓋會要所載初謚誤也

在位一年以疾傳

位于太子改元一

元永貞元在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幸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

后后太子之母也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

舊唐書開州

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渝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四十八里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

已太子卽位於宣政殿

德宗大行在殯上皇在興慶宮不廢於前殿卽位

丙午昇平公

主獻女口五十

公主郭妃也

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卻之庚戌

荆南獻毛龜二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

不書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勿復以聞及珍禽奇獸

皆毋得獻 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皋薨皋在蜀二十

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

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爲之用服南詔摧吐

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寔爲刺史已復還幕府終不使還朝恐泄

其所爲故也府庫旣實時覓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

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爲土神家家祀之度支副使劉闢自爲出

後 叻州武陵龍陽江漲流蕩餘家

武陵漢臨沅縣地清江流注沅澧

吳直九城志在

州東南八十里

戊午天有聲於西北

奉義節度使伊慎入朝

自安州

入朝

夏綏節度使韓全義入朝全義敗於澠水而還不朝觀

而去上在藩邸聞其事而惡之全義懼乃請入朝

改正通志原文  
壬午伊慎入朝

辛卯全義入朝按是月丁酉  
朝不應有壬午辛卯故去之

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

己未以袁滋爲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度支奏裴延

齡所置別庫皆減正庫之物別貯之請併歸正庫從之辛酉遣

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江淮行視租賦權稅利害因察

官吏否臧百姓疾苦癸亥以尙書左丞鄭餘慶同平章事九

月戊辰禮儀使奏會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絕

迎訪事始見二

百二十六卷禮

宗建中元年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

晉荀云二親昭沒萬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爲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

順宗永貞元年

之外便宜婚宦允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俟中等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請平肆省之後尋免無蹤迹者使空制服莊子曰人伏請以大行皇帝啟攢官日記生上壽一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伏請以大行皇帝啟攢官日記弓曰天子之喪世數尊龍輿以梓加斧于梓上畢塗屋鄭元注曰天子之於居棺以龍編橫木題漆象梓四直如屋以覆之盡塗之及葬而啟皇帝帥百官舉哀卽以其日爲忌從之 壬申監脩國史

準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歷

葉伯益曰唐永貞初準執誼奏脩撰私家紀錄非是望令各撰日歷月終

館中撰定從之此日歷之所從起也

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爲撫州刺史司

封郎中韓晔爲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爲邵州刺史屯田

員外郎劉禹錫爲連州刺史

皆王佐王叔文之黨也舊志撫州京師東南三千三百一十二里連州京

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

冬十月丁酉右僕射同平章事賈耽薨耽性長者

不喜臧否人物自居相位凡十三年雖安危大計無所發明而檢身勵行是其所長每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不倦至于家人近

習未嘗見其鬱愠之色時曰爲高德君子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自吐蕃陷隴右國家守于內地偪時鎮戍不可復知耽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爲書十卷獻之後又譔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令工人畫成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使一覽可盡其鎮滑臺時河決爲患耽乃鑿八角井于城北以鎮之仍使人于井傍偵之見一老父來觀問曰誰鑿此井吏曰賈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耳吏以告耽曰以吾井太大也 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爲給事中 舒王誼薨



太常議會太皇太后諡曰睿真皇后 山人羅令則自長安如

普潤矯稱太上皇詔徵兵于秦州刺史劉灘且說灘以廢立灘執

送長安并其黨杖殺之 己酉葬神武聖文皇帝于崇陵

崇陵在京兆

陽縣北五十里廟號德宗 十一月己巳祔睿真皇后德宗皇帝主

于太廟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爲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后稷高祖

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西

夾室從之 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執

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

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尙爲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

惶悸失色以至於貶執誼未顯時竊自忌諱不欲人言嶺南州縣

名及爲郎官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輒閉目不視及拜

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後試觀之乃崖州圖也  
以爲不祥甚惡之不敢出口及是果貶崖州卒于貶所 戊寅以  
韓全義爲太子少保致仕 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強  
不敢進上怒貶滋爲吉州刺史 復以右庶子武元衡爲御史中  
丞元衡在臺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人甚稱重 朝議謂王叔文之

黨或自員外郎出爲刺史貶之太輕己卯再貶韓泰爲虔州司馬

韓暉爲饒州司馬柳宗元爲永州司馬劉禹錫爲朗州司馬

貞志虔州

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七十里饒州三千二百六十三里永州又貶河

中少尹陳諫爲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爲連州司馬岳州刺史

程异爲郴州司馬

台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七十七里郴州二千六百八十三里岳州二千二百三十七里朗

州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惟以文章

吟詠陶冶性情蠻俗好巫鬼每祭祀歌舞必歌俚辭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閒作九歌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以教巫祝於是武陵谿洞閒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 回鶻懷信可汗卒

遣馮贖少卿孫泉臨弔冊其嗣爲騰里野合俱錄毗伽可汗

自儀信立

回鶻藥葛羅氏絕矣此後史皆皆冊其嗣以表懷信子孫也

十二月甲辰加山南東道節度

使于頔同平章事 以奉義節度使伊慎爲右僕射 己酉以給

事中劉闢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西川節度使領益彭劉漢眉嘉資簡維茂黎雅維松扶

文龍戎翼邛崃姚柘恭當悉恭曼靜等州治成都然西邊諸州多逾于異域矣 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

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爲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

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爲東川節度

使丹津之五世孫也

津韋季寬之子也

辛酉百官請上上皇尊號曰應

乾聖壽太上皇至尊號曰文武大聖孝德皇帝上許上上皇尊號  
而自辭不受 壬戌以翰林學士鄭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刑部郎中杜兼爲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  
臣上然之留爲吏部郎中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三

起元和元年盡四年六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上

諱俯改爲諱順宗長子通鑑書唐諸帝諱號自元宗已下皆以諱諱通鑑爲正帝本諱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大中三年平河湟始追崇諱號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睿之後惟順憲宣有尊崇諱號故因而書之 在位十五年改元一

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上帥羣臣詣興慶宮上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 丁卯赦天下改元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賜

民高年者米帛羊酒 辛未以鄂岳觀察使韓皋爲奉義節度使

癸酉以奉義留後伊宥爲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後宥慎之子也壬

午加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同平章事 甲申上皇崩於興慶宮

六十

韞愈曰順宗之爲太子也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傅必先致拜從

幸奉天賊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

德宗在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佞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韋

渠平<sub>子</sub>等因閒用事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諍

故卒不任延齡渠平爲相嘗侍宴魚藻宮張水嬉彩艦雕靡官

人引舟爲權歌絲竹間發德宗歡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

誦詩好樂無荒爲對每于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

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痾疾踐阼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

### 夏克昌運祚賢哉

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

度使李康於梓州

東川節度使領梓劍夔普陵榮遂合渝涪等州治梓州梓州漢縣地劉闢置東廣漢郡梁武

陵王紀置新州隋爲梓州舊志梓州至京師二千九十里宋白曰梓州取梓潼江爲名

欲以同幕盧文若爲

東川節度使推官蒲田林縝力諫闢聚兵

武德五年分南安置蒲田縣時屬泉州闢

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

欲使屈服而赦之縝叱之曰豎子當斬卽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

顧左右曰眞忠烈之士也乃黜爲唐昌尉

儀和元年分九龍導江城在州西郫置唐昌縣屬彭州九

二十八里

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

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慧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



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可擒上從之

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營

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

考異曰實錄云爲左軍按有左必有右而云李元奔爲次

軍則崇文必前軍也

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奔將步騎二千爲次軍與

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嗣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眾皆自謂

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

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

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舉之卽降旄鉞未嘗有

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

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

黃裳啟之也初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及是卯時

受詔辰時卽行器械糧糧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奔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箸者崇

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跋勵拔劍州斬其刺史文

德昭

嚴勳先拔劍州故高崇文因以鼓行入蜀宋白曰劍州漢廣漢之梓潼縣華陽志云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爲飛閣以

通蜀漢晉以其地入梓潼郡梁爲安州西魏伐蜀先下安州因克成都改安州爲始州唐先天二年改爲劍州舊志劍州至京師一千六百六十二里奚王誨落可入朝丁酉以誨落可爲饒樂郡王遣歸

癸丑加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 戊午上與宰相論自

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任選天下賢材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

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獄市煩

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

帝自案行尚書事

見七十二卷魏太和六年

隋文帝衛士傳食

事見一百九十三卷太宗貞觀

四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

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

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三月丙寅以神策行營京

西節度使范希朝爲右金吾大將軍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

州九域志閬州西南至梓州二百餘里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

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

考異曰劉崇遠金華子雜編曰

高駢在淮海周寶在浙西節度使相與有隙駢忽遣使倚紗羅  
進願復和好請婚會於金山寶謂其使名曰我非李康更要作家  
門功勳欺誑朝廷邪注云元和中李康鎮東川傳有異志駢祖崇  
文鎮西川乃僞設鄰好康不防備來會于境臣崇文所斬補因史

日對關東兵下東蜀連帥李康棄城奔走崇文下劍器日長子已  
斷不當矢石欲戮之以勵眾師次綿州斬李康孫東趙隆証續不  
爲拒敵注云當時議論云康任懷州刺史日仗段武陟尉即崇文  
判官宋君之之父乘此爲之復讎按金華子言因不知李康爲劉  
歸所附事而云崇文誘誅之祥區史又不知破擒事 丙子嚴礪奏  
而云棄城走此皆得于傳聞不可爲據今從舊傳

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嗣官爵 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

知夏綏雷後杜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以右

驍衛將軍李演爲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爲

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

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兄

弟在河東軍皆以勇敢聞 考異曰舊李光進傳曰肅宗自靈武觀

郭子儀爲朔方節度用光進爲都知兵馬使尋遷朔方節度使大

歷四年葬于京城南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幢此乃李光弼

弟光進事也而刻陶置之此傳下乃云元和四年范

希朝教易定表光進爲馬步都虞候其疎謬如此 辛巳夏州兵

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 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

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

丁酉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潘孟陽所至專事遊

宴與婦女爲夜飲從僕三百人多納賄賂上聞之甲辰以孟陽爲

大理卿罷其度支鹽鐵轉運副使 丙午策試制舉之士 歐陽修

舉之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於是校書郎元稹監察御史獨孤郁校書

郎下邳白居易前進士蕭悅沈傳師出焉郁及之子 獨孤及見二百二十三卷

代宗末 儗華之孫 蕭華見二百二卷 蕭宗上元二年 傳師既濟之子也 杜佑請

解財賦之職仍舉兵部侍郎度支使鹽鐵轉運副使李翼自代丁

未加佑司徒罷其鹽鐵轉運使以翼爲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

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翼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最多

之至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戊申加隴右經略使

秦州刺史劉濼保義軍節度使羅喜讀書輕財愛士得人死力蕃

戎畏之不敢爲寇慨然有復河湟之志朝廷義之

鳳翔普潤縣先置隴右軍今改

名保義軍

辛酉以元稹爲左拾遺白居易爲整屋尉集賢校理蕭俛

爲右拾遺

集賢校理開元八年置

沈傳師爲校書郎稹上疏論諫職

考異曰稹自敘

及新傳先上發本書論諫職在後今從舊傳

以爲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

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

以參得失

見一百九十二卷貞觀元年

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

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

罷巡對

巡對猶今言轉對貞元七年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至元和元年武元衡奏曰正衙已有待

制官兩員貞元七年又有次對雖議兩道詔今後每坐日兩人待制正衙退後於迎英候對中書門下御史臺官依故事並不待制

則是自正衙待制以外凡應宗所置次對皆罷矣宋白曰貞元七年令常參官日二人引見謂之巡對二十一年御史中丞李鄴奏準貞元七年敕常參官並令依次對者伏以朝夕承命已侍制官兩員足備顧問今更置次對恐煩聖聽敕宜停補諱德宗貞元十八年罷正衙奏事諫官能舉職者獨詔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尙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

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

記曰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絲

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實于其位

而屏棄疎賤之哉頃之復上疏以爲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儆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君卽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爲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

易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文言曰天地閉

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括結也方言云閉也

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

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卽政孫伏伽以小

事諫太宗喜厚賞之

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二年

故當是時言事者惟忠不深

切未嘗以觸忌諱爲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

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

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

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尙爾況疏遠之臣乎

此蓋羣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時召宰相講庶政復

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省出入游畋等十事稹又以貞元中王伾

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擇修

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爲太宗自爲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



人居事見一百八十九卷高祖武德四年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

師傅之官非眊曠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爲之其

友諭贊議之徒尤爲冗散之甚按唐制王府有諸議參軍有友有文學元稹所謂友諭贊議者蓋謂

友以論教諮議則贊議也冗散之官今謂之閒慢差遣搢紳皆恥由之又以僻滯華首之儁

備侍直侍讀之選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

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

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壬戌邵王約約上弟也

五月丙子以橫海雷後程執恭爲節度使 瑩後主書滑渙久在

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

常得所欲杜佑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至呼之爲滑八鄭餘慶與

諸宰相議事渙傲然從傍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庚辰餘慶罷爲

太子賓客餘慶再爲相罷免皆非其過尤以清儉爲時所稱 辛  
卯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 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  
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闢置柵于關東萬勝堆戊戌  
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 加盧  
龍節度使劉濟兼侍中己亥加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兼侍中 庚

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

武德三年分雒陽德陽縣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八十五里

癸卯

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關眾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  
九域志漢州縣竹縣有石碑鎮意州字蓋竹字之誤也 夏月賜百姓有父母祖父母八十

以上者粟二石物二段九十以上者粟三石物三段 初李師古  
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疎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  
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况師道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樂志一

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

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鬻築胡人吹管

管謂之鬻築樂府雜錄鬻築葭管也卷箏為頭截竹為管出于胡

地制法角者九孔漏聲五音唐編入鹵簿各為筳管用之雅樂以

為管六竅之制則為鳳管旋宮轉器以應律者也杜佑曰鬻築一

名悲築出于胡中其聲悲東夷有以卷桃皮為之者亦出南蠻又

樂府雜錄曰鬻也疾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

病則也疾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

豈非師道乎人情誰可薄骨肉而厚他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

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為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

事以為己能果堪為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月壬戌朔師古薨沐

公度祕不發喪潛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為節度副使 秋七月癸

丑高崇文破劉闢之眾萬人於元武劉昫曰元武漢氏道地晉改曰元武五代史志元武舊曰

伍城後周置元武郡隋開皇初廢郡改縣  
曰元武唐屬梓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里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

兵悉取崇文處分 壬寅葬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于豐陵

豐陵在京

北宮平縣東三十里褒金山 廟號順宗時將祔廟議祧遷之禮公卿咸謂中宗

中興之主不當遷太常博士王涇司勳員外郎蔣乂建議云中宗  
既正位柩前乃受母后篡奪五王翼戴方復大業此乃由我失之  
因人得之非漢光武晉元帝之比止可同於反正不得號爲中興  
乃遷其主於夾室又聰悟彊力七歲時讀庾信哀江南賦再覽輒  
誦弱冠博通羣籍而史才尤長德宗嘗登凌煙閣見左壁顏剝文  
字殘缺每行僅有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相俱莫能對卽令召乂  
乂至對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贊臣皆記憶卽于御前口誦以補其  
闕不失一字德宗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德宗又嘗問

神策軍建置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諸學士悉不能對乃訪于  
又又徵引根源事甚詳悉宰相高郢鄭餘慶歎曰集賢有人矣遂  
詔判集賢院事又爲人樸直不能事人或遇權臣專政輒數歲不  
遷官朝廷每有大政事大議論宰執不能裁決者必召以咨訪又  
必徵引典故以參時政多合其宜以此自見于世然亦以此見忌  
于時故不得大用 八月壬戌以妃郭氏爲貴妃 癸亥以左衛  
大將軍李愿爲夏綬銀節度使愿威令簡肅甚得綬懷之術客有  
亡馬者以狀告愿愿以狀榜於路懸金以購之不三日榜下有繫  
馬兩匹且置書一緘曰馬逸及羣不時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匹  
贖罪并亡馬納于路次愿付客亡馬而縱其良馬于野以還之境  
內肅然 丁卯立皇子甯爲鄧王寬爲灃王宥爲遂王察爲深王

寢爲洋王寮爲絳王審爲建王 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  
師道謀于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  
行鹽法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  
劉闢未平己巳以師道爲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鄭餘慶旣罷相

潯澳益無忌憚四方賂遣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  
去之上命宰相關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其姦狀九月辛丑貶澳雷

州司戶

宋白曰雷州漢合浦郡之徐聞縣地梁分置台州  
大同末以合肥爲台州以此爲南台州唐改雷州

尋賜死

籍沒家財凡數千萬王尋聞鄭餘慶叱澳事甚善之乃遷餘慶國  
子祭酒 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眾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

眾於神泉

神泉漢涪城地晉置西關縣隋改爲神泉縣以縣西有  
有泉能愈疾也唐置蘇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八十五里

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

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於是關綿江柵將李文

悅

縣水在縣州都縣東三十里源出縣竹縣紫巖山

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

獲關壻蘇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

不兩行辛亥克成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

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

彭州有羊灌田守提

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

妻子乃繫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

貨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前驛巡官沈衍

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

韋皋封南康郡王

從容指

擣一境皆平初韋皋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闢反從以

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免從融之曾孫也

崔融

李式后撰

韋皋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戴郁十美段文昌等

文華著

素服麻屨銜土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贐而遣之  
目段文昌曰君必爲將相未敢奉薦載廬山人

廬山在江州尋陽未嘗置縣恐誤

式瑁之從子文昌志元之元孫也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  
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獻婦人以求媚  
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  
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  
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潼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  
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辛巳詔徵少室山人李渤爲左拾遺少室山在河南登封縣渤辭疾不至洛陽令韓愈以書勸之曰昔孔子知不可  
爲而爲之不已迹接於諸侯之國今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  
固拒卽與仁義者異守矣一善人進則其類皆進公不爲起是使



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先生必審察而諦思之務思合於孔子之道乃善渤海心善其言乃移家東都每朝政有得失渤海附奏陳論初渤海父鈞有盛名于時爲殿中侍御史而不能養母爲曹王皋所奏廢渤海之乃刻志勵學不從科舉隱於嵩山以讀書業文爲事學成德著更徙少室戶部侍郎李亞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故上聞其賢而徵焉

冬十月甲子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入朝 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

州隸東川

資州漢中縣地隋置資陽郡唐爲資州  
乾元二年分資瀘普合四州之境置昌州

房式等未至

京師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爲

東川節度使庚午以將作監柳晟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

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

府兵漢中之兵也唐以漢中爲興元詔復  
府故謂之府兵非唐初所謂府兵也

遣戍梓州軍士怨怒移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既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以闢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爲功耶眾皆拜謝請詣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 壬午以平盧雷後李師道爲節度使 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 武甯節度使張愔有疾

上表請代十一月戊申愔爲工部尙書以東都留守王紹代之

王紹本名純復以潞泗二州隸武甯軍分潞泗二州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貞元十六年

徐人喜得二州故不爲亂 丙辰以內常侍吐突承璀爲左神策

中尉承璀事上於東宮以韃敏得幸爲承璀喪師獲於亂國張本 是歲回鶻

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回鶻之摩尼自中國之僧也其教與天竺又異按唐

書會要十九卷回鶻可汗王令明發僧進法入唐大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敕賜回鶻摩尼爲之舊寺賜額爲大雲光明六年正月

救賜荆洪越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唐史補卷著人常與摩  
尼僧議政京坊爲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飲水茹葷而不食乳酪  
其大摩尼數年一度往來本國小者年轉唐史回鹘列傳  
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日晏乃食可汗常與共國也其法日  
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漚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名王  
德蓋

元和二年春正月己丑上朝獻太清宮庚寅朝享太廟辛卯祀  
圓丘救天下賜高年米帛羊酒 上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

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入朝不過再三因

至中書議大政它日聽歸樊川

杜佑治亭觀于樊川  
與賓客置酒爲樂

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乙  
巳以黃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己酉以戶部侍郎  
武元衡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李吉甫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正自爲太子時已知元衡進退守正故用爲宰相其禮信之吉甫

開命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

七年省參貶陸贄相從吉甫黨子參一旦蒙恩至此恩所以報德

裴明州長史李足爲相凡十六年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垍取

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二月癸酉邕州奏破黃賊獲其酋長黃承慶

黃賊西原

夏四月

甲子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神策監

州寧遠兵隸焉

定遠軍本屬靈州三靈接境相去三百里定遠軍在黃河北岸蓋分戍靈州也又案朱白雲通典云

神策京西北八營神策五軍奉天靈州遊鎮良歸化風定遠軍

永安城節度使也遠城也今日右神策軍懷遠兵殿監

昇前此在專奏事朝廷今復屬勸方以革舊弊任邊將也

范希朝秋八月劉濟

王士正張茂昭等私隙迭相表請加罪戊寅以給事中房式爲幽

州成德義武宣慰使和解之

九月乙酉密王綱薨

綱上弟也

夏蜀

既平

夏蜀患琳蜀劉開

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

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

潛爲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潛與敕使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

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卽政錡求朝

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爲然下詔徵之錡

詐窮遂謀反王潛既掌留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錢益不平密諭親

兵使殺之會頒冬服錡嚴兵坐幄中潛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

譟於庭曰王潛何人擅主軍務拽下燔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

燔食之注刃於敕使之頸詭誓將殺之錡陽驚救之冬十月己未

詔徵錡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爲鎮海節度使庾申錡表

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鎮將姚志

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邱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

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

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

治修治也

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

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

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

移置通鑑此下有蘇州刺史李素爲姚志安所敗生致於

倚其桎梏釘於船舷未及京口會稽賊得免三十一字先擊後事尚書於前不如書於錡敗之後爲安故移之于後乙丑制

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鏐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

使徵宣武武甯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

淮南兵與宣歙兵會于宣州界

乘上流之勢以臨京口是時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

宣州之地北盡當塗至江許

之高崇文在蜀期年一旦謂監軍曰崇文河朔一卒

高崇文本  
益州人

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豈敢自

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上擇可以代崇文

者而難其人丁卯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西

川節度使

考異曰孫光憲北夢瑣言曰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  
有辭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觀表勉之掌武曰好驢

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敘官也吉甫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

可每退公辭色不憚穿武政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  
于是武相漸求出錄其計已聞于早矣今從實錄及舊傳

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

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

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

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

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去

逆效順轉禍爲福乎眾悅許諾卽夜還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足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彊落爭自殺尸相枕藉姚志安在蘇州欲殺刺史李素素與戰敗志安擒素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舷未及京口而錡敗得免癸酉本軍以聞乙亥羣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爲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

淮安王神  
通諡曰靖

淮安有

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爲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

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

事見二百二十一  
卷肅宗寶應元年



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爲然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

貶官流放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

唐大明宮南面五門興安門西

來第一

而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爲元帥

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

之

考翼曰錡後數日上道中使齋黃衣二襲命有司收其尸并男以庶人禮葬焉馬史補曰錡之擒也得侍婢一人斷之錡夜

則裂襟自書箠權之功言爲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于帶吾若從容奏對必當爲宰相楊益節度不得從容當受極刑矣我死

汝必入內上必問汝當以此進之及錡伏法京城大霧三日不解或聞鬼哭憲宗又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二襲賜錡及子救

京兆收葬按李錡騎逆何冤之有今從實錄

有司請毀錡祖考冢廟中丞盧坦上言李

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

誅霍禹見二十五卷漢宣帝地節三

年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元齡

誅房遺愛見一百九十九卷

漢宣帝地節三年康誥曰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傳言得臣引康誥之辭今尙書康誥無有此語

況以錡爲不善而非

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珀李絳

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

其財

六州泗隄常  
州湖村也

六州之人怨入骨髓陛下閱百姓無告故討而

誅之今贖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

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卽從其言初錡旣殺王濬趙琦卽召

掌書記李紳作奏託言軍變紳陽怖慄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

易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懼死耶卽擬以白刃令更爲之紳不

就如初乃囚之及錡誅乃免或欲以聞紳謝曰本激於義非市名

也乃止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

請圖山東

時魏博旣黃在  
太行山之東

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遣從史託言就食

邢洺不時奉詔久之乃還

考吳曰將陪李司空論事曰絳奏從史  
比來事效彰著則多意不自安務欲生

事所以曲陳利害，頗獻計謀。冀許用兵，以求姑息。今請視領士馬，欲往邢、洛，以就糧。冀爲勦軍去就之際，情狀可知。舊從史傳曰：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詠，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兵出，望匪不進。監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賊號。按三年九月戊戌，李吉甫罷相，出簽揚州。四年二月丁卯，鄭繼罷相。三月乙酉，王士真卒。承宗始冀，位四月壬辰，從史起復。若以從史山東，就程卽請討承宗之時，則于時吉甫、繼皆已罷相，何得有蓄禍之事？又從史制解云：「況近年上請冀食山東，及遣從師，不助奉命，致動其眾，覘生其心，賴劉濟抗忠正之辭，使邪暨絕。遲測之計，加以偏毀鄰壤，密竄事情，反覆百端。高下在手，若是討承宗時，朝廷不遂其請，向嘗使之監師。蓋李鄭未罷之前，從史嘗幾部道乞加征討，因擅引兵出山東，朝廷命從師討以就食邢、洛，不時奉詔，但不知事在何年月日。外欲攻討者，何人到濟有何辭，而從史自旋今因李絳論李簡家財事，并言之。新史云：從史與承宗連和，有詔歸路，誤也。」

它日上召李絳對於浴室

其禁中有浴室，殿德宗以來常

居之。語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朕與鄭綱議，敕從史歸上黨，綱徵入朝，綱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糶，就食山東爲人臣，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綱從史必不

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臣竊聞縉紳之論稱細  
爲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更熟察  
之勿使人謂陛下信讒也上良久曰誠然網必不至此非則言朕  
幾誤處分上又嘗從容問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  
摘其尤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  
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者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  
幾就有諫者皆蠶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  
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  
上善其言而止羣臣請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內申許之  
蓋屋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  
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爲學士十二月丙辰上謂宰相曰太

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

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邠甯節

度京西諸軍都統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爲子季友

求尙主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翰林學士李絳諫曰頔虜族

于頔

諫之商孫謙之先于栗磳木性勿世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

更擇高門美才上曰此非卿所知己卯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

出望外大喜頔之上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既至京師悉

以己所嬖歌舞人納禁中翰林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以爲不如歸

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 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

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

坊邠管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

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

鳳翔鄆坊鄆密振武涇原  
銀夏靈鹽河東皆被邊易

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皆  
蕃鎮世襲故竝不申戶口納賦稅

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

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

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

宋白曰國計簿比較數天寶州郡三百  
一十五元和見管總二百九十五比較

天寶應供稅州郡計少九十七天寶戶總八百三十八萬五千二  
百二十三元和見在戶總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比較天寶  
數稅戶通計少百九十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九天寶租稅庸調每  
年計錢粟絹布絲綿約五千二百三十餘萬端匹屯貫石元祿兩  
稅酒斛調鹽利係利總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  
貫石比較天寶所入賦稅計少一千七百一十四萬八千七百七  
十貫

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

三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水旱所傷則量減  
賦稅非時調發則

出于常  
賦之外

元租三年春正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赦天下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二十七

唐紀五十三

七

自今長吏詣闕無得進奉知樞密劉光琦

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使以宦者爲之初不置

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受表奏于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放行後僖昭時楊復恭西門爭

元欲奪宰相權乃于堂狀後帖黃指歸公事

奏分遣諸使齎敕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

翰林學士裴垪

垪音

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

傳據馳報兼程而行

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爲非是柰何

不改

死是臨涇鎮將郝玼

玼音此又音妻上聲正鮮明貌

嘗從數百騎出野還

白其帥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走西戎道曠數百里

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爲休養便地玼旣出或謂帥曰玼言雖善

然公所以蒙恩大幸者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于公

今若用玼言則邊已安尙何事爲帥遂不聽及段祐爲節度使玼

又說之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爲防獨西戎耳然塞下至京師且萬

皇白祿山反西陲盡亡以襄內爲邊郡每虜入寇擊井闕父子與馬牛同焚積聚殘室廬邊人耗盡今若築臨涇城以折虜勢使甚

祐遂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

回鶻

遂州咸安節德宗貞元四年咸安公主下嫁回鶻見二百三十三卷

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

癸巳郁王總薨

總上弟也

辛亥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

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詔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

畏陛下法柰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夏四月

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

湜

陸渾縣春秋陸渾戎所居也東魏置伊州郡隋初陸渾縣前湜隋開皇初廢改縣曰伏流大業初改曰陸渾唐屬洛州前進

士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吏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



郎輩貫之爲考策官貫之署爲上第上亦嘉之乙丑詔中書優與

處分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翰林學士裴垵王涯覆策

詳考

爲復滙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垵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垵涯學士

垵爲戶部侍郎涯爲都官員外郎貫之爲果州刺史後數日貫之

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司馬乙亥以楊於陵爲嶺南節度使亦

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僧孺宏之七

世孫宗閔元懿之元孫

鄭王元懿高祖之孫也

貫之福嗣之六世孫滙睦州

新安人也 丁丑罷五月朔宣政殿朝賀 以荆南節度使裴均

爲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爲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

中丞盧坦拊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

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幸者坦尋改右庶子 是月大風

豐含元殿欄檻二十七閒 五月以翰林學士白居易爲左拾遺  
居易上疏百臣謹案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  
不便於時不合于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器甚重其秩甚卑  
所以然者何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  
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  
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  
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此國  
朝置拾遺之意也由是言之豈小臣愚劣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  
校暨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雲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  
飲無不先預每慶賜無不先沾中應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  
食臣所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惟思粉身以荅殊寵儻陛下言動

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闕遺臣必密陳所見伏希天監深察赤誠全

牛僧孺等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竝出爲關外官

牛僧孺等

從辟于藩府故以爲關外官

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垍等以覆策不退

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爲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

天下視其進退以下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疏棄之上下杜

口噤心洶洶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旣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

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

初卽位亦徵直言極諫之上策問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

當免上式著議宏羊可烹德宗深寤之自畿尉擢爲左補闕

京兆府除

兩赤縣外餘爲畿縣唐制凡置郡其部下縣爲赤縣餘縣亦爲畿縣

今僧孺等所言未過於穆質而

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質甯之子也 丙午冊回鶴新可

汗爲愛登里囉汨密施合瓦伽保義可汗 西原蠻酋長黃少卿

請降六月癸亥以爲歸順州刺史未幾復叛黃少卿反見二百三十四卷德宗貞元十年

年 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置之甘州沙陀降吐蕃見二百三十三卷貞元六年每戰

以爲前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陀貳於回鶻欲遷之河

外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自歸於唐遂帥部落

三萬循烏德隄山而東烏德隄山在回鶻牙帳之西甘州東北史記曰唐歷云即鬱督單山虜語兩音也

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轉戰至石門水經注洮水至枹罕入河枹罕唐爲河州

石門水在高平縣西八十里唐于此置石門關在原州平高縣界 凡數百合盡忠戰歿士眾死者

大半執宜帥其餘眾猶近萬人騎三千詣靈州降考異曰補遺後唐懿祖紀年錄

曰遂祖諱執宜烈考諱盡忠自會祖入覲復典兵于鎮北德宗貞

元五年以紇葛祿部及白服突厥叛回紇忠貞可汗擊之回紇因

爲柁導擊回紇之衆三十萬寇我北庭烈考謂忠貞可汗曰吐蕃

前年屠降靈鹽聞唐天子欲與吐蕃贊普和親可汗數世有功尙

主恩若駭兒若贊普有寵于唐則可汗必無前日之寵矣忠貞曰  
若之何烈考曰唐將楊世古固守北庭無路得朝今吐蕃突厥併  
兵攻之僅無功陷亡必矣北庭既沒及于吾可汗得無慮乎  
忠貞答乃命其將頡干迦斯與烈考將兵援北庭貞元六年與吐  
蕃戰于頡干頡干迦斯不利而退烈考牙于城下以授襲左吐蕃  
攻區經年諸部繼沒十二月北庭之眾坊烈考降于吐蕃由是舉  
族十千帳徙于甘州臣事贊普貞元十三年回紇奉誠可汗收復  
焉州大敗吐蕃之眾或有開烈考于贊普者云吐陀本回紇部人  
今歸回紇部必爲內應贊普將運烈考之牙于河外時詔祖年已  
及冠白烈考曰吾家世爲唐臣不幸陷虜爲它效命反見猜嫌不  
如乘其不意復歸本朝烈考然之貞元十七年白烏德驍山率其  
部三萬東奔居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北河轉戰至石門關委曲  
三千里凡數百戰烈考戰沒詔祖救護與收合餘眾至於靈州  
猶有馬三千騎騎兵一萬時范希朝爲河西靈州節度使聞詔祖  
至白地地界應接而歸以事奏聞德宗遣中使裴詔慰勞賞錫  
數十萬因于靈州置靈州山府以詔祖爲都督授特進驍衛將軍同  
正憲宗即位詔詔祖入爲元和元年七月自武至長安授特進  
金吾衛將軍留宿衛時范希朝亦徵爲金吾上將軍二年吐蕃誘  
我党項部寇犯河西天子復命希朝爲靈州節度使命詔祖將兵佐  
之賊平戎西受降城居德宗寶曆貞元十七年無沙陀歸國事范  
希朝傳德宗時爲武節度使元和二年乃爲朔方靈州節度使  
誘致沙陀元和元年亦無沙陀見紀年錄恐誤今併寶曆傳

新書 靈鹽節度使范希朝聞之自帥眾迎於寨上晉之鹽州爲市牛

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兵馬使未幾盡忠弟

葛勒阿波又帥眾七百詣希朝降詔以爲陰山府都督自是靈鹽

每有征討用之所向皆捷靈鹽軍益強爲沙陀強盛 秋七月辛

巳朔日有食之 以右庶子廬坦爲宣歙觀察使蘇彊之誅也蘇彊

劉開之婿也元年以逆黨誅 兄宏在晉州幕府自免歸人莫敢辟坦奏宏有才

行不可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爲判官上曰彊使蘇彊不死果有才

行猶可用也況其兄乎坦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

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

矣旣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民賴以生 九月庚寅以于頔爲司

空同平章事如故頔音迪 加右僕射裴均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

度使淮南節度使王鏐入朝鏐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  
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以爲宰相人臣極位非清聖大功不應  
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今又除鏐則如鏐之輩皆生冀幸若盡  
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恐聖倖門一  
敗無可柰何且鏐在鎮五年百計誅求貨財既足自入進奉若除  
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鏐以進奉得之競爲剝削則百姓何以堪之  
事遂寢 考吳日案舊李藩德德與傳白居易集李絳論事集皆有  
諫加王鏐平章事事觀其辭意各是一時居易所論者淮  
南百姓日夜無慘又云鏐歸鎮與在朝望竝不除宰相則是自淮  
南入朝未除河中時也惟李回在中書受密旨云可兼宰相則初  
除河中時也李司空論事云至太原一二年間財力贖足則是除  
太原以後六年十一月李絳作相前也今附居易疏于初除太原  
之時又舊傳云在淮南四年元和二年入朝案賈錄鏐以貞元  
十九年鎮淮南居易狀云五年誅求又云昨日其均除平章事故

置 壬辰加宣武節度使韓公同平章事 丙申以戶部侍郎裴

垧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垧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爲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卽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垧等曰以太宗元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垧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垧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畱州建中初定兩稅監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畱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民省估者都省所立價也及垧爲相奏天下畱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得蘇息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垧獨賞之時有獨狐郁李正辭嚴



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埴廷語之曰獨狐與李二補闕

孜孜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于斯昨

者進階不無疑緩疑緩者猶言遲疑也謂有疑心也休復悚慙而退埴雖年少驟

居相位而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埴資給

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閒求京兆判司凡州判諸曹參軍皆謂之判司埴曰公不

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它日有官宰相憐公者不

妨得之埴則必不可 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同平

章事充淮南節度使考異曰舊吉甫傳曰初裴均爲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倖欲求宰相先是制試直言極諫科

其中有譏刺時政忤兇權倖者因此均黨揚言皆執政殺指冀以

搖動吉甫賴諫官李紇獨孤郁李正辭蕭範等疏陳奏帝意乃解

吉甫早歲知獎羊士筠擢爲監察御史又司封員外郎呂溫有詞

藝吉甫亦眷接之寶羣初拜御史中丞奏請士筠爲侍御史溫爲  
郎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關白向所請又言超資者持之數日  
不行因而有隙羣遂伺得日者陳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聞憲

宗詰之無辜狀吉甫以裴瑄久在翰林憲宗親信必當大用遂密薦瑄代己因自圖出羣其年九月拜准節度使在揚州每有朝廷得失皆密疏論列案牛僧孺等指陳時政之失吉甫立訴故貶考功官裴瑄等雖欲爲說若云執政自教舉人試時政之失豈近人情邪吉甫以誼請憐樹野斥裴瑄蓋憲宗察見其情而疎薄之故出鎮淮南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惡改定實錄故有此說耳

河中晉絳節度使邠宜公杜黃裳號黃裳字遵素其爲人達權

通變有王佐之才而性雅澹未始忤物被疾時非死證也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然終不怒禮醫人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於臨

涇唐原州本治平高縣前德元年改于吐蕃涇原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于靈武之百里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至是徙治

臨涇未白日臨涇本隋之湫谷縣以鎮將郝玼爲刺史南詔王異牟尋卒子尋

閣勅立

元祐四年春正月戊子簡王遵薨諡代宗子勃海康王嵩璘卒子

元瑜立改元承德南方旱饑庚寅命左司郎中鄭敬德等爲江

准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闕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卽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紳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垪薦藩有宰相器上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綱循默取容二月丁卯罷綱爲太子賓客擢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綬拱手而已裴垪具奏其狀請以李鄴代之三月乙酉以綬爲左僕射以鳳翔節度使李鄴爲河東節度使綬銳于勢利不存名節嘗與百寮會食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綬在河東時嘗識江朝至是與江朝敘語不覺屈膝而拜爲御史所劾上但責江朝降官

一等而不問綬 成德節度使土士真榮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爲

留後

爲討王承宗張本

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父沒則

代領軍務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於易上言

異考

曰李司空論軍及居易集皆有此奏語雖小異大指不殊蓋同上奏耳

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

其租稅又言宮人驢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

宮中

費費給賜則非省費矣

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

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

繫囚獨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己未雨絳表

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初王叔文

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翼奏

郴州司馬程昇吏才明辨請以爲揚子留後

揚州揚子縣自大歷以來鹽鐵轉運使置

巡院處此  
故置置後

上許之吳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粟如在吳前

異句檢簿籍又精於吳卒獲其用

馬程異以理  
財進川張本

魏徵元孫稠貪

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虛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命

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

聖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

仍禁質賣 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與幕客

劉栖楚俱自歸京師

考異曰營傳栖楚為吏鎮州  
王承宗甚奇之今從賈錄

詔以士則為神

策大將軍 翰林學士李絳等奏曰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而

儲闈未立典冊不行是開窺覷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以承宗廟

重社稷也伏望抑撓讓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長子鄧

王甯為太子甯紀美人之子也 辛未蠶鹽節度使范希朝奏以

太原兵六百人衣糧給沙陀許之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

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進銀器千五百餘兩是年正月故天下禁無得進奉

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御之上遺命

出銀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

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爲言考異曰居易集奏狀曰伏見六七日來向外傳

說旨云有進止令宣極道進奏院自今已後無有進奉並不用

申報御史臺如有人勸問便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

伏料此事多是虛傳且有此聞不敢不奏云云又曰若此果虛即

望宣示中外令知聖旨使虛虛營案禁止進奉前後制敕非一不

止於昨聞三月德音也去年三月柳晟謂濟美違敕進奉已爲虛

坦所譴憲宗云濟美離越州乃逢敕令釋其罪今裴均所進假使

在德音前亦赦後矣又云救書未到前已在道捨其過是則憲宗

深惑于左右之言外示不受獻內示欲其來獻也然則居易所聞

不爲虛矣若其虛必辨明也實錄及李司 上不聽 上欲革河北

空論事皆以此爲憲宗之美今故直之 上欲革河北 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

垣曰李納跋扈不恭

李納之罪以與元  
赦令遂蒙舍貸

王武俊有功於國

謂與李  
抱真破

朱滔陛下前許師道

言許李師  
道方象

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

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  
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  
人情貫習不以爲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詔又  
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  
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

張茂昭竊與王武俊  
有隙故請代承宗

所

以然者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  
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  
豈可遽休須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案  
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盡歸國家矣今江淮水寇公私困

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上意奪裴  
瑒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  
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  
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  
令得進用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  
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  
故 初平涼之盟見二百三十二卷 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  
鄒叔矩皆沒於吐蕃穉泌子隨方在孩提及稍長知父在蕃乃日  
夜啼號坐必西向饑不食肉母言其形貌肖父遂終身不照鏡其  
後吐蕃請和隨竄得父還乃三詣闕號泣上表乞從其請德宗以  
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請和隨又五上表詣執政泣請裴瑒



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禮部郎中徐復使吐蕃

六月以靈鹽節度使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朝議以沙陀在靈武

迫近吐蕃慮其反復又部落眾多恐長穀價乃命悉從希朝詣河

東希朝選其驍騎千三百號沙陀軍遣使以餽之而處其餘眾于

定襄川於是執宜始係神武川之黃花堆神武川在漢代郡桑乾縣界後魏置神武郡後

唐周廢郡為神武縣屬朔州此唐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唐

唐置寺觀監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屬鴻臚寺武后以僧尼屬祠部

開元十四年以道士女官屬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屬祠部

元館置大學士以宰相為之領兩京元宮及道院貞元四年崇

元館罷大學士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總僧

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唐盛修安國寺唐會要安國寺在長樂坊景雲元年敕捨龍澤

舊宅為寺便以木封安國為名大

目曰長樂坊在朱雀街東第四街

奏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

碑元宗立華嶽碑于華

嶽唐碑高五十餘尺先構碑樓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

萬緒欲酬之上命李絳爲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以光益聖德上覽奏承瓘適在旁上命曳倒碑樓承瓘言碑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毀得延引乘閒再論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瓘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